

太平寰宇記自序

宋樂

史

帝王之業按節而全聖賢之修審端而大今日太平
權不在寰宇必自人主修身始修身有道宜承精一之
傳當紹危微之訓人心之危人欲之萌道心之微天理
之與既有理欲之界始有邪正之名致知惟精斯居正
而審差力行惟一斯黜異而反同不使旦晷之所爲精
亡仁義之良心勿令過不及之偏踰亂中庸之正道理
求自慊凜戒懼慎獨之操功戒勿欺嚴格致誠正之修
盛德積中粹美著外一身之太平由身以及家齊家有

道蓼莪有賦杖杜有歌念明發而懷二人敘天顯而敦友愛庭幃豫順作古今之慈孝內考無慚備天地之中和是以父言慈子言孝兄言友弟言恭一家之太平由家以及國治國有道抒安懷之素心行富教之大政不競不絀寬猛皆無所倚不剛不柔吐納兩無所累大德慈祥深恤閭閻之疾苦宏仁普徧周知稼穡之艱難與民所欲弗爲驩虞之小補去民所惡必爲王道之平康本誠意以宰制在上克明德之身在下被斯民之治由慎獨以單心在上爲修己之道在世爲紀綱之極是以

道德齊禮用觀雅化愛民如子民歌父母一國之太平由國以及天下治天下有道闡釋天人性命之奧旨發揮經綸政教之懿模存諸心者貞邪之辨須剖晰於無遺著之事者得失之端務求詳而罔畧自正心以先保民之度擴於定靜安慮之中自誠意以後進賢之法察於好惡慎獨之內稽古而證今人才之可否孰爲可法孰爲可懲撫近而及遠民物之艱難何者當重何者當輕懷保小民因思已飢已溺散財濟衆近取欲立欲達思吐握之風任賢弗貳效誅凶之德去讒弗疑學問無

愧聖賢造廬以請經綸可報君父旌帛以招或播種而
稷或明刑而臯或敷教而契或典禮而夷帝德巍巍必
借臣工之善代孰召伯其菱孰畢公其釐孰呂伋其兵
孰君陳其尹王心穆穆敢忘臣度之交貞得士正品有
愛國爲民之心取人學醇有久安長治之道所以皇躬
靜體寂然之中天地本在吾心初非形氣之隔動察感
應之際萬物皆吾度內原無體質之殊因而致中本立
而性定性定而氣通而三才以正而萬象以清因而致
和道備而情安情安而理得而庶績咸熙而萬邦咸理

自愿象星辰以迨山川土田悉應至德之光昭由海隅
蒼生以及昆蟲草木皆受神聖之裁成天下之太平故
聖人視中國猶一人遐邇咸歸王者以天下爲一家平
成永奠合萬國之車書山銘萬歲統九州之則壤永建
千年中外慶同風奏治安而歌美華夷大一統執圭璧
以陳詞寰宇騰歡臣工志喜太平有象何須梯山航海
而王化無方莫不瞻雲就日考昔建極坤輿兆起斷鼇
之帝形扶天柱功傳煉石之媧虞廷惟其修德化格兩
階越裳自慕聖人來朝重譯謨載隨刊列上中之田賦

典傳封濬奠高下之山川風移沐日之鄉辨五宗而作
鎮聲入無雷之國統四瀆以朝宗共球雲集於塗山蒲
穀星屯於冀域是以茫茫繡甸遂呈疆索之編喋喋寰
區盡隸職方之掌稽之圖記載在夏書凡屬荒垓悉歸
禹服雖周隆封建之制竟遺吳越一星卽秦分郡縣之
名尙漏麟洲小水暨平方隆之炎漢鄴善康居咸望西
京入侍維彼全盛之有唐新羅高麗僉納胄子受經梁
晉脾移朝暮六合煙飛金遼地若郵傳□□□萬里
狂瀾誰阻王風之披拂九淵絕壑羣欣化日之照臨此

皆敷至治於一時遂至同文德於四表迨乎承美竊踞
款納嶺南之師至若吳越入朝座凜面北之義雖非招
撫以威武大都懷遠以寬仁慨自黷武窮兵徒至輪臺
之悔罷兵息役空餘徐惠之箴赤豹黃龍無關聖朝之
服食南金象齒僅侈大賂之餽遺未有周官茅土之餘
願星言而夙駕禹貢山川之外邀燕樂以生輝德教沛
於寰區威靈振於無外無絲竹之聲有勞來之喜俾高
麗烏弋悉入稱臣回鶻女真咸歸受吏如今日者也茲
蓋伏遇聖天子道存一中執數聖難傳之旨心傳十六

紹千聖不傳之精揆天佩道益地凝符奠九州而首出
超羣辟以獨尊應紫極以奠中區升泰階而臨六合文
德誕敷聲教訖於四海武功克纘于羽戢於兩階山節
虎而澤節龍已稱一道同風之盛壤土黃而墳土白益
徵普天率土之歸乃考披離玉壘窺馬生聚米之形屈
曲銀河識韓國囊沙之勢始於冀終於雍環八州而入
衛浮於洛達於河會四國以周通左王屋而右太行崇
峩北境前岷嶓而後大別襟帶南條厥貢雜何則銀鏤
琅玕伊產奚若則璣組織貝秦關西指海岱東流扶桑

濛汜之區總歸暨訖南望荆湘北瞻燕晉幽都交趾之
地悉遵王化自世運不丁夫陽九而民生不困於用三
噓大氣以回大生推仁心以行仁政山之東山之西大
都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河以南河以北莫不罷兵習耕
罷旌植桑畧响响之禹甸自西自東自南自北已徵萬
國之來同攄蕩蕩之堯思欲富欲壽欲安欲逸猶恐一
夫之不獲謂父母相攜而勸本孝文因之放富有之勳
謂遊惰悉驅而力田貞觀所以致仁義之澤誠哉府海
官山久矣金城天府自慚筆非夢彩文愧驚天覩萬星

之映川猶思學海若聚蚊而成響實慚負山已無術以
補天敢著書而擲地生逢保泰之邦快覩會歸之盛皇
上安內攘外居重馭輕撫恤有方薄海快聲靈之赫濯
德威並濟遐區增式廓之疆圉享其貢卽臣其人務使
東漸而西被耀以德不觀以兵恒瞻近悅而遠來是見
揜之機不在遠而在邇則誠形之理不在委而在原世
多以符瑞爲禎祥吾則以孝慈禮忠爲禎祥人每以雲
物爲福兆吾則以修齊治平爲福兆故君子慎獨之體
日見其安舒大人明德之身時出爲粹潤太平在身慈
父孝子友兄恭弟信友貞婦太平在家憂民德化賦薄
刑省殘除害去弊絕風清太平在國廣而品彙之裁成
爾德溥徧而中和足以致之大而兩間之化育清寧永
協而參贊足以致之太平在天下然天下之平必本於
國治國治必本於家齊家齊必本於身修身修必本於
心正心無不正已接二帝精一之傳紹危微之訓駕百
王而首出有不與唐虞三代之治媲美無疆者哉爲書
本末以待來者使今日復觀太平寰宇尙有考云

廣卓異記序

朝散大夫行尚書都官員外郎直史館上柱國
樂史撰

昔李翱著卓異記三卷述唐朝君臣超異之事善則善
矣然事多漏畧未爲廣博臣初入館殿日亦嘗撰續唐
卓異記三卷進上則唐朝之事庶幾盡矣臣又續漢魏
以降至於五代史竊見聖賢卓異之事不下唐時之人
卽未聞有纂集者臣今自漢魏以降至於周世宗并唐
之人總爲一集名曰廣卓異記凡二十卷并目錄二卷

其累代簪纓蓋世功業三復省之不無所益何者昔曹景宗讀穰苴樂毅列傳歎曰大丈夫當如是乃見賢思齊之道也易曰積善之家必之餘慶且累代富貴豈不由積善之致焉今臣僚若見卓異記必如曹景宗之讀列傳也臣又聞漢書言學者稱東觀如道家蓬萊山唐太宗開文學可再言矣臣撰總仙記其間有全家爲卿相累代居富貴者何異焉今撮其殊異者入此書中况夫立身朝廷致位華顯者其或慶者在堂乎者在閭若誰以道消息寄懷於虛無之中則躁競之心塞清淨之風生壽骨欲低自然高矣禍門欲開自然閉矣此書既成不可不進雖不補三館之新書亦擬爲一家之小說干冒宸衷伏增憂越謹序

按四庫全書總目卷第五十七史部傳記類一載卓異記一卷評云舊本題唐李翱撰唐書藝文志則作陳翱註曰憲穆時人案李翱爲貞元會昌間人陳翱爲憲穆間人何以紀及昭宗其非李翱亦非陳翱甚明宋史藝文志作陳翰而註曰一作翱亦不言爲何許人其序稱開成五年七月十一日乃文宗之末年

其次年辛酉乃為武宗會昌元年何以書中兩稱武宗則非惟名姓舛訛并此序年月亦後人妄加而書則未及竄改耳

黃氏補注杜詩序

宋董居誼郡人

居誼兒時聞先君樂道永新大夫黃公之賢至則舍出拜且曰此鄉先生可師法者也居誼雖不敏心竊識之及壯讀公之文知其博覽羣書於經史子集章句訓詁靡不通究於是有感先君所以率教小子之意欲就正焉而公則仙去矣晚歲杜門公之子鶴過而道舊出其紀年補注詩史一編感然請曰鶴先人生平嗜此恨舊注舛疎補訂未竟竇志以歿不肯勉卒先業餘三十年所謂千四百篇者不敢謂盡知工部意庶幾十七八矣

蓋爲我序之退披其編詩以年次意隨篇釋冠以譜辨
視舊加詳至謂耒陽乃瘞宗文高都護之非適呂太一
之非官又皆意逆而得之徃徃前輩或未及不但成先
志而已昔杜預注春秋左傳世以預爲邱明忠臣黃氏
父子用功此詩謂非忠於工部不可然春秋繫年日書
甲子預以歷法推致有未合則歸之史誤工部雖號詩
史凡所紀述非必如春秋書法之密後數百年而生必
欲一一推見當時歲月先後亦難矣知詩自風雅而下
惟工部爲宗其淵深浩博後人莫窺涯涘有謂工部曾
中凡幾國子監又謂不行一萬里不讀萬卷書不可以
觀杜詩近世鋟板注以集名者毋慮二百家固宜鈎柅
證辨無復餘蘊而補遺訂謬方來未已信知工部之詩
可觀不可盡然吾於是編又得以窺黃氏家學之懿慰
滿風心云寶慶二年三月清明日郡人董居誼仁甫序

補註杜詩工部年譜辨疑後序

宋黃

鶴邑人

鶴先君未第時酷嗜杜詩頗恨舊註多遺舛嘗補緝未竟而逝又欲所作歲月于逐篇下終不果畢力未必不賞恨泉下也鶴不肖常恐無以酬先志乃取槩本集註以遺豪爲之正定凡經据引者不復重出又輒益以所聞於是稍盈卷帙每詩再加攷訂或因人以核其時或蒐地以按其迹或摘句以辨其事或卽物以求其意所謂千四百餘篇者雖不敢謂盡知其詳亦庶幾十得七八矣呂汲公年譜旣失之略而蔡魯二譜亦多疎鹵遂

更爲一譜以繼于後先生積

字疑誤

者誠多而不幸不偶

此不足論獨嘗謂至成都未幾裴冀公還朝繼帥者李國楨崔光遠郭英又自宜與之弗合顧與高適定交最早相知最深其爲西川節度先生何以翻然捨之而東曾不如依嚴武之爲密且久蜀人師氏以貧交行爲武作今疑爲適而作也以此知先生賦性特剛少不如意則不能曲徇苟合故不爲當時所容身後又復醜以牛酒之事曾不知果以餒溺尙能爲令賦詩且事遊憩乎耒陽之墳豈非宗文早世先生所謂天者而後世附會滋爲人惑因書于首以俟博識嘉定丙子三月望日書

送宜黃何尉序

宋陸九淵

民甚宜其尉甚不宜其令吏甚宜其令甚不宜其尉是
令尉之賢否不難知也尉以是不善於其令令以是不
善於其尉是令尉之曲直不難知也東陽何君坦尉宜
黃與其令臧氏子不相善其賢否曲直蓋不難知者二
人之爭至於有司有司不置黑白於其間遂以俱罷縣
之民謂臧之罪不止於罷而幸其去謂何之故不至於
罷而惜其去臧貪而富且自知得罪於民式過其歸矣
何廉而貧無以振其行李縣之士民哀其窮而爲之喪

囊以餞之思其賢而爲之歌詩以送之何之歸亦榮矣
此于剖心惡來知政子胥鳩夷宰嚭謀國胥刑舛旒德
業倒植若此者班班見於書傳今有司所以處臧何之
賢否曲直者雖未當乎人心然揆之舛施倒植之事豈
不遠哉况其民心士論有以慰薦扶持如此其盛者乎
何君尙何憾魯士師如柳下惠楚令尹如子文其平獄
治理之善當不可勝紀三黜三已之間其爲曲直多矣
而語孟所稱獨在於遺佚不怨阨窮不憫仕無喜色已
無愠色况今天子重明麗正光輝日新大臣如德星禦
陰輔陽以却氛祲下邑一尉悉力衛其民以廷墨令適
用吏文與令俱罷是豈終遺佚阨窮而已者乎何君尙
何憾雖然何君譽處若此其盛者臧氏子實爲之也何
君之志何君之學遠可如是而已乎何君是舉亦勇矣
誠率是勇以志乎道進乎學必居賡居立正位行大道
使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吾所望於
何君者不然何君固無憾吾將有憾於何君矣

按南豐縣志何坦字少平由南豐徙廣昌少穎敏貧
而好學嘗閱書於肆一覽輒記登淳熙十一年進士

調宜黃尉以廉著與其令不相能俱罷罷未幾起靖
州江陵教授知府樂縣擢知連州所至以善治聞累
遷實諫閣學士提刑廣東吏不能奸嘗曰爲政之要在
聲嚴實實以廉平爲嶺南首稱卒謚文定著有南
華要旨西疇常言

送李教諭赴石城任序

元 吳 澄

昔宜黃李君夔友以太學名士釋褐爲贛州教不及祿
而其子仲謀中教官選再任得石城教石城贛州屬邑
也予少時客宜黃親見贛州之所以教其子者又見仲
謀之所以學於家者往往異於常人蓋自宋末舉世浸
淫於利誘士學大壞童年至皓首一惟罷軟爛熟之程
文是誦是習無復知爲學之當本於經亦無復知爲士
之當謹於行贛州之教子則不然仲謀九歲以前論語
諸經皆能成誦年雖幼德器如老成人不待父師繩束

循循於禮法之內逮其父時已如此父既沒而孝養其
母謹飭其身益勵於學以能有所立今之往石城也諗
於予曰新制取士以經明行修爲首好尙近古謂宜一
變可以至道而學校承襲舊弊不知所以自新之方凜
凜焉以經未明行未修爲憂嗚呼今之任教事者靡不
侈然若有餘而仲謀獨慊若不足此其賢於人也遠矣
哉予之少也嘗有志於古人而荒落久矣何能有所裨
益於今之時俊乎雖然不敢不誦所聞古聖遺經先儒
俱有成說立異不可徇同亦不可虛心以玩其辭反身
以驗其實博覽而歸諸約旁通而貫於一一且豁然有
悟則所得者非止古人之糟粕也人之一身內有父母
兄弟夫婦外有宗族姻親朋友近而鄉黨遠而四方推
吾愛親敬長之良知良能以達乎彼何莫非吾之所當
厚善者寧厚毋薄寧過毋不及夫如是經豈有不明行
豈有不修者哉而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人病不爲耳
今之往石城也試以斯言與一邑之士詳究而實踐之
殆必有契於疇昔家庭之所聞也其毋厭予言之卑延
祐丙辰九月之望

送李仲謀北上序

元吳澄

宜黃之士李敬心有學有文太學釋褐進士贛州教授
迪功君之子也生質粹美方韶年已儼然如老成人咸
羨李氏之有子撫曹孟德嘉歎孫氏之子之語而字之
曰仲謀後以字行更字敬心其學足以浸灌其文足以
藻飾而其才又足以荷大任勤小物邑校燬職之者不
職其職而去衆士友推舉典興造事省勞省費期年落
成壯麗十倍於昔旣而主教石城臨川二邑修補廢缺
振拯頽敝俱煒煌可稱遷教建昌州值連年荒旱學計

寶書堂志
悉空人所不能爲而猶能爲之於表章前修啟迪後進
靡須臾怠也秩滿剡名而上謂余曰某將如京師欲徧
事諸達人鉅公事之當何如予曰豈有他道哉言必信
行必敬而已矣坐間有客詰予曰君子之贈人以言也
或因其所劣而裨之或因其所短而規之無一毫僞之
謂信無一毫慢忽之謂敬竊觀敬心之言行素謹言無
虛僞行無慢忽蓋其所優所長者也而復援此以告無
乃陳腐庸常而非所以益也乎予曰告人者擇己之所
能而語之也予之所能僅止此若厭其陳腐庸常則爲
新奇之說語人而不由其衷是誣也予何敢夫子答子
張之問行不過此二者其答于祿之問亦然雖敬心之
所素能愈加勉焉可也舍此予無以爲贈敬心瞿然起
立曰先生之訓是也某雖不能如子張之書紳謹拳拳
服膺而弗敢墜

譚晉明詩序

元吳澄

詩以道性情之真十五國風有田夫閨婦之辭而後世
文士不能及者何也發乎自然而非造作也漢魏逮今
詩凡幾變其間宏才碩學之士縱橫放肆千彙萬狀字
以鍊而精句以琢而巧用事取其切模擬取其似功力
極矣而識者乃或舍旃而尚陶韋則亦以其不鍊字不
琢句不用事而性情之真近於古也今之詩人隨其能
而有所尚各是其是孰有能知真是之歸者哉宜黃譚
德生晉明天才飄逸綽有晉人風致其爲詩也無所造

室身集志
作無所模擬一皆本乎情之真瀟灑不塵畧無拘攣局
束之態世之以鍊字琢句用事爲工者或不相合而予
獨喜之之深蓋非學陶韋而可入陶韋家數者也故觀
其詩可以見其人彼詩自詩人自人邈乎不相類者又
何足以知之

遺安集序

元吳澄

唐宋二代之文可與六經並傳者韓文公自幼專攻古
學旣長人勸之舉進士始以策論詩賦試有司歐陽文
忠公王丞相曾舍人蘇學士皆由時文轉爲古文者也
柳刺史初年不脫時體謫官以後文乃大進老蘇亦於
中年棄其少作而趨古前進士宜黃鄒次陳悅道甫精
於時文少年魁鄉貢成科名名成而不及仕隱居講授
日從事於文若古近詩若長短句若駢儷語固時文之
支緒其工也宜餘力間作古文浸浸逼古之人蓋其才

氣優裕義理明習故文有根柢非徒長於辭而已子成大輯其稿凡十八卷諸體畢具森然如武庫兵予爲序其首俾有志於文者觀焉

楊賢可詩序

元虞集

士大夫學於家業成則國家取而用之古之道也然業成而未用於世有其志而無其行事則以其性情才思寓諸吟咏見諸議論而已及出而見用則凡行事者卽前日之吟咏議論者也說詩者引古人之語謂可以爲大夫者九事山川能說登高能賦其二也非其胸次素定一旦起而行之其何以哉始予在奉常賢可登進士第蓋嘗見之於瓊林粉署之間英英乎其風采也濯濯乎其容色也浩浩乎其神氣也秩秩乎其經畫也後二

十年予自禁苑歸相見江上時宜黃之政告成蒼顏映
照有憂深思遠之意焉臥疴山中聞其佐郡臨川以職
事行縣又得見之卓然明斷千里紀綱益又以見儒者
之效焉旣而乃得見其初歲及登科後諸詩藁歎曰非
能賦能說之大夫乎噫仁皇帝之取士也集嘗聞諸近
臣云上每曰進士中得一范仲淹亦足副吾意明聖之
心於戲遠哉首科最爲得人御史中丞馬伯庸侍御史
張夢臣侍講歐陽原功與諸君子皆赫然有稱於當世
吾賢可所居位雖差若未及然治縣佐郡實有以及人
所至未易及也追蹤數賢豈晚乎哉詩中佳句劉養吾
之讚盡之若曰推其賦詠之磊落而見諸行事之明敏
則引而未發故以書其後云

送李敬心之永嘉學官序

元虞集

宜黃李君敬心作石城教諭建昌州學正常熟州教授
皆得故翰林學士臨川吳公之言其家居作其邑之學
吳公又爲之記今年赴永嘉教授思欲得吳先生言迺
乎遠哉不可得而聞之矣乃辭親戚於鄉登家人於舟
而後東行百里而有求於不肖者之言嗟夫予豈有易
於吳公之言哉然而別十有四年之遠居相去之近而
不得一接於顏色以觀其學行之所至而將何以爲言
哉大抵吳公之意以敬心天資之敏齟齬而記誦於諸

經家學之懿既長而不流於俗學欲其深明乎聖賢之
遺經不欲其爲浮靡之文以干祿仕欲其修君子之行
不欲其從卑苟之術以趨勢利其卒章也必以言忠信
行篤敬而勗之至以己之爲學者爲說世豈復有斯言
哉稽諸其文自丙辰至於今二十有五年矣吳公之求
其明經也經旣明矣吳公之欲其修行也行旣修矣吳
公之所以望其忠信篤敬者當有諸其躬矣今以是而
教人舍此將奚適乎吾故曰昔者求以盡乎己今者將
以推乎人豈有易於吳公之言哉是故天下之言學者
其端多矣必欲求於聖賢之域舍此二言者雖有過人
之才超世之志有不足與於斯文者矣昔朱子在時永
嘉之學方興意氣之軒昂言辭之雄偉自非朱子孰足
以當其鋒哉自是以來以功業自許者足以經理於當
世以詞章自許者足以風動於斯文至於六經之傳註
得以脫畧凡近直造精微如薛常州春秋等書實傳註
之所不可及而足以發明於遺經者也山川文物之美
遺風流澤之傳彬彬然濟濟然誠杞梓之茂林而鳳麟
之靈囿也教之道無以忠信篤敬爲庸常之言深求

宜直影
吳公之意而有以激勸之則學者之於斯道也豈不有可望者哉

學古錄

送黃誠初首任宜黃司教序

明危素

海內罹兵禍既久縉紳沒而師道廢士生於離亂之後者無所師範賢實焉馴至於綱淪法斁不可收拾嗚呼人邪天邪天朝有憂於此迺議修學校之政以教以養庶幾人才可成風俗可興於世所謂投戈講藝息馬論道於是可以考見既著令式俾郡邑各舉經明行修素協鄉評輿論堪爲師表者集於南京吏禮兩部考驗品題士之登其選者可謂難矣撫州之屬縣五其在臨川有若李君彥在崇仁有若樂君致和宜黃有若黃君誠

初樂安則有王君師道吾金谿則有曾君某居焉五君子當戎馬轆轤之際顧能留心經史雅志文藝固已卓然見推於州里邑人之子弟將視以爲著龜矣况五縣雖邈在江湖之表數百年間大儒先生相繼而作或節義之孤峻或政事之宏達或著述之淵懿或經術之高明要皆足以爲來學之標準者也五君子口傳而指授闡正學之夷塗發性天之固有強暴易爲善良冥頑育爲孝弟使五縣之俗復還禮義之邦其功豈淺淺哉五君子於素有鄉里之誼數顧羈旅情又甚爲其還也敘以爲贈同郡危素書

塗子類彙序

明鄒矩

文豈易言乎哉余曩與涂君守約嘗肆力於茲焉獨涂君精敏卓偉下筆數千百言往往超出人意表要與古人者相馳騫余遽追之而不能及豈涂君爲之易予爲之難其聰明所至固自有懸隔不可強能耶抑涂君學力所充非予之可擬也予所謂文未易言者其果弗信矣乎且古人以文爲貫道之器必氣爲之主焉者也涂君浸淫涵濡易詩書春秋禮記孔子孟軻賈誼司馬遷相如揚雄劉向班固韓愈柳宗元宋諸君子賢聖諸子

百家之書經涉世故事變艱險流離顛沛百折而不移其氣宜其見之於文沈雄悲鬱佚蕩奔逸慄悍不可淺深左右回撓當其得意猶皎然青天白日而風雲雷電交作浩然長江大河而蛟龍魚鱉並出巋然高山喬嶽而椶楠杞梓競秀也予生而與涂君同里長而與涂君同師時羣銳意決科爭天下高選輩行各以所習經義矜耀已長而予又與涂君同業然涂君自謂可無學而能予亦不屑屑焉於是進而學古人之學爲古人之文而予又與涂君同志予之資益涂君宏多而涂君之學逸焉高且遠如是世之知涂君且鮮矧以予區區培塿之與高溪壑之與深螢燭之與光者乎涂君聞就予商確評品古今人文字美惡得失其決之而不留於意也若辯燕石之僞知趙寶之貴其求之而不逆於心也若望紫氣之騰知寶劍之藏其取之而不失於人也若剖和氏之璞而視其玉其蓄之而不舍於已也若塢藏金而斛量珠故予於涂君聽其議論識鑒之精已令人驚服噤口不得語况至見其文哉世旣無能知涂君涂君亦不求知於世益偃蹇傲睨浮遊汪洋恣意性所快適

予觀其東遊等集能無慨然於涂君乎太史公謂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予故爲之序使夫世之知涂君者庶有徵予之言也時江訓導鄒矩序

贈俞宜黃序

明 歸有光

國家於州縣之吏多從布衣諸生選任寄之以百里之命未及三載輒遷去而課其賢不肖悉聽於監司凡監司之所奏罷者固不論至其所薦舉必極其褒美雖古之龔黃卓魯無以過夫龔黃卓魯未必一歲而成則今之薦者過龔黃卓魯遠矣然及其遷以去也其爲州縣猶故也而未有稱治者如此則吏之賢否果皆其實乎抑其爲名者之多邪而上亦以名求之而已其於民果何益也余識宣平俞君君爲撫之宜黃獨其志汲汲於

民而無意於爲名然而名亦歸之至考其實則惟以平
恕爲心而未嘗刻覈以求一切宜黃在山中數煨於兵
君爲縣草創而能視如家事自神祠學舍縣廨橋梁之
政無不悉舉凡此皆非今之所以爲吏課者君獨汲汲
爲之無不辦治至其爲政又持平恕則今之吏吾於宜
黃推賢矣雖然君亦有遇焉夫縣之士大夫爲士民之
望其知吾政尤明於監司然苟非其人未有不以私故
撓法者其求於有司者無已也稍不如其欲而毀隨之
矣宜黃之仕者蓋少今少司馬譚公獨能戢其家而一
聽於吏之治其於有司無求也故無怨焉且又加敬而
爲之延譽君於是曰司馬公如此吾於監司自今無得
罪者矣至於比縣之吏亦以媚嫉傾排者多以故毀譽
不明而監司亦無以得其實吾友蔣子徵在臨川與君
雅相愛故推轂之君以此益得展其志穀梁子曰志行
旣通而名譽不著友之過也余以是又仰少司馬之盛
德與吾友之賢非獨宜黃之吏治獨善於今世云戊辰
春與君同人覲選共舟因得熟語而備知之渡江將別
書以爲贈

棠陰八景詩序

明王英

宜黃之東三十里地曰棠陰中書舍人吳君彥積禮部員外郎吳君起濱之所居而起濱則彥積之從弟也環棠陰多山而景物最勝其東曰卓望之山高聳而秀特蜿蜒起伏而西數十里衍爲坡陀有古楓百餘株曰楓林又西北一山曰螺阜螺阜之西與卓望相峙曰桃屏三峰如削壁立霄漢其南有大溪曰渣浦原隰之夷曠者曰東園溪之深爲橋者曰觀埠泉之出石懸崖流數十仞者曰澗溪皆偉觀也二君乃第其景爲入曰卓望

朝陽楓林夜月螺阜春雲桃屏霽雪渣浦漁歌東園牧
唱觀埠長橋健溪飛瀑謂之棠陰八景縉紳大夫爲詩
以詠歌之屬予爲之序予於是竊嘆夫山川之奇勝險
絕名於天下者若泰華終南天台廬嶽江河淮泗之流
呂梁龍門之險世之人所共知而覽其勝概者往往形
諸詠歌至若一州一邑之間雖有奇偉之觀而其地稍
僻四方遊士之所不至則無有稱道之者其名遂泯而
不聞矣棠陰非四達之衝而所謂卓望螺阜查浦之山
水者今二君表而出之使人皆愛慕而賦詠焉將與天
下之奇勝者俱得名矣亦何奇偉哉蓋吳系出唐太皇
后婉婉之後七傳而至南唐宣公遷居南豐其孫竦遂居
棠陰歷世甚久而其間多名人碩士至二君俱列官於
朝有文學行誼或有謂卓望諸山靈氣所鍾故其一門
之盛如此是則二君表其諸景之勝而歌詠之者豈特
使山水得名哉川嶽之秀華美於吳氏者於此亦可徵
矣予與二君同郡且相知久故不辭書此爲八景詩序
云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侍講學士國史總裁
金谿王英序

宜黃輕齋成規序

明董裕

粵昔聖王敷土以賦民而成則三壤百里賦納總百里
外類視遠邇爲賦精蠲民生其時卽在遐荒較若畿甸
至忻暢也我國家括天下之田屬之漕其不能漕者易
本以折而以輕齋賦之亦猶則壤之遺意也宜黃樂安
三縣之爲輕齋蓋與縣始秩於國初允於宣廟覈覆於
韓御史大夫雍雍之疏曰崇岡峻嶺猶如鳥道上青天
斷港絕澗安得連檣輸白祭蓋謂樂也卽所以謂宜也
宜樂之永爲輕齋載在皇明政要與藩司派糧規則至

彪炳矣此豈以私宜樂宜樂僻在山谷以地利則不能漕而又多額外之增以物力則不能供是輕齋也亦猶宜樂之則壞也寧都比連宜樂其賦之輕重視宜樂不知何如其應準輕齋與否吾何敢預而宜邑大夫與其闔邑士民聞其授例奏改莫不隤然若驚惘然若有失此何以故則以宜邑肇創屯稅苗米塵塵九千八百有奇由宋開寶以至我明歷代洊加遂積至四萬九千九百三十餘石內有沒入虛懸之數外有祿米折布之增歛歛極矣而猶恃有輕齋爲中流一壺也乃猝有援之告輕者戔乎其後將無益重其困載胥及溺者耶此大夫與士民汲汲然有欽定成規之編也而因以首簡命不佞以不佞先世占籍於宜邱隴在焉而宜之輕齋亦樂之一壺也誼在同戚豈其遂無褰裳而救之之情則又安得以不文辭不佞嘗周行湖海目擊操轉輸者出入驚濤未嘗不彘頤於折微之便保輕齋者怡安一息抑未嘗不齧指於漕儲之艱至課其盈縮大較則轉漕者不必加瘠而天下談陸海之饒者多歸焉輕齋者不必加腴而此儔捐瘠之子抑無歲無地無之是京運安

足駭而輕齋安足愜也何也王人操敷土之柄欲斂萬民以供軍國之需必殫一心以造億兆之命調停均節使遐邇夷險無有偏重否隔之患猶虛者注之盈者誦之使之各得其平焉是則壤之政聖人合天下而兼阜之者也然山谷之民不習舟楫瘠土之產不堪厚斂而又重以歷代之加賦遞年之派增若今之宜黃者誰能儷陸海之饒共任轉輸之役其以輕齋爲宜之一壺也宜也一壺千金而忽有授之曳之者介於其側斯宜聞之若驚而謀所以爲據也乃聖謨成憲昭如日星問宜賦輕重者則有國初之典制在則有宣廟之明旨在則有韓御史大夫之奏允成規在又有宜之山川土田在則欽定輕齋當與山川土田共垂萬禩吾樂亦竊有厚藉而邑大夫與闔邑士民固可恃以無恐也邑大夫爲誰海鹽顧公所有其士民則思恩等府同知羅鶚鄒子先鴻臚寺署丞劉森錦衣衛指揮譚河圖宜章等縣知縣鄒魯鄒守約歐陽旻譚道歐陽梯曾宗洛許堂經歷李譽劉維新儒學教諭黃繡吳士禎典寶王廷峻舉人鄒啟元鄒啟光李希哲監生劉談歐陽繼生員吳伯等

寶黃舉元
鄉民鄧鍾慎等而不佞則樂安董裕也

新建捲雪橋序

明葛仁美

余蒞宜聞有水遠捲雪亭宜黃狀元生之讖及考邑乘
亭在城闔之東宋時曹水循亭環郭東注以故紹興先
登十八人嘉定捷南宮者一榜三人繼以儒科奮者六
十有七人則人傑地靈之說信矣厥後或開或塞微應
不爽今夏天施霖霈水湧蛟虬由曹溪溯騰衝決穿平
陸而東之設以人工濬鑿不知當畢幾月日而後成乃
須搖間復開舊港豈偶然哉於是諸士民僉以建橋來
請余惟興廢舉墜豈異人任卽毫髮惠利於人余將赴

宜黃縣志
之如不及况於吾士吾民大有裨者懸磴之役正百廢具舉中之一事於是臨溪相視如舊時曹水從豐樂橋背城反跳果不足鍵風氣似此三水迴合秀萃坤維定有尊宿靈光足當人瑞或氣鍾五緯以才藻名世而鹿鳴雁塔叠見紹興嘉定盛事抑且金湯完固閭里寧一民遊華胥春臺中也蓋形家者流有五戶蓄藏之說謂氣有渙而欲去者必假人力以回之今天地回之矣砌倚若應星若似虹以因天因地贊成風氣宜諸士民樂是舉之利不獨行道者爲鼓忭也

會館舊序

明 鄧來鸞

京師故萬國玉帛地江以西冠裳財賦輳輓甲海內吾邑昭武上游距神京三千餘里比古子男國無多讓亦玉帛一輿區哉往譚襄敏公組練甲盾翼蔽天子二十年所南征北伐不遑信宿以故江右會館星列若置獨吾邑缺然余與諸君就試春官入覲天子咸慨然有創始修缺意各捐貲易城南故館已復棄去卜址前數十武地得會姓故居而徙焉較先館規制宏麗稍勝是館也成吾邑中無論挾策襄職稽首闕庭不至俛俛然車

宜書縣志
塵馬足之間蘧廬一宿亦古幕次遺意乎嘗慨當襄敏
時南征北伐兵燹幾擾天下吾邑關天下重輕守獨一
館今天下安堵邑不歌鴻雁亦不慮鴟鴞斯館世世擁
衛神京而金馬碧鷄雄才將肩摩轂擊獨一襄敏公平
哉余故紀其顛末以勗後之君子萬曆癸丑某月日

譚襄敏公奏議序

明會同亭

明興文臣以武功顯者開創靖難之際無論已宣英以
後莫如威寧靖遠文成三王公爲最蓋並以討叛擒逆
取封拜食祿世世不絕此其至盛自餘若許襄毅王端
毅王恭襄劉莊襄翁襄敏楊襄毅六七名鉅籌邊之績
歷歷可述然或在西北或在東南止於一隅一事而已
至於仗鉞專征撫綏方鎮足跡幾徧宇內所至誦德不
衰則二百餘年來公一人爾先是肅皇帝在位承平日
久物豐萌芽四方漸以多事倭最先起海上時公筮仕

爲南兵曹郎卽能出奇佐大司馬殄除氛祲已而擢守
台郡洊厯副臬參知皆在浙東西轉餉足兵後先數年
計畫周悉境內乂安一時縉紳中以知兵名者公爲稱
首已而江西有流寇之變戕殺方面大吏及指揮使各
一人遠近不支公奉明詔奪情起監軍事事平疏請終
制而島夷突犯興化境汀建漳泉諸郡搖動公復奉詔
以墨纒視事旋進大中丞撫全閩拮据年餘閩事大定
再請終制未及禫除陝西警報至復起公撫全陝未至
而滇夷叛蹂躪蜀界廟堂諸大臣會議謂陝事固急蜀
事尤急非公孰倚者請於上道改公撫全蜀卒賴公計
勦滇叛以寧已又晉公兵侍兼憲職總制閩廣軍務旋
召入佐樞筦復出總薊遼與賊將軍繼光躬教車戰沿
邊修墩臺防禦以數千計爲國家萬世利入協京營戎
政號令肅然有趙營平之風焉當是時四方無事則已
一旦有急中外靡不推轂公者不幸而事併起恨不分
公數身以應之公亦惟上所命因地與時相機注措若
和扁之瘳疾期於活人不局一方故能提衡甌越閩廣
秦蜀燕趙之士卒無不如志假令三王公與許襄毅以

下諸君子生當其時度長絜大未知視公何如也最後
召起爲大司馬自以千載一時之遇誓竭心力以報上
恩風聲所被偵帥斂跡諸邊文武將吏皆懍懍奉約束
自公在事四方奏凱獻琛迄無虛歲於時國家所恃爲
長城東不在海西不在劍門南不在江北不在三關惟
在公之一身而公又欲及政暇興起前人所未爲及議
復河套以固內地使其志得盡行可保百年無事而公
遽不祿此其所繫殆不特一人生死之故矣公沒且二
十餘年代公柄樞者無慮七八輩並傑然負一時方召

之望然至頭年朝鮮寧夏與西川之事輒相顧嘆曰安
得起公九原而委重之其爲人心所追慕如此嗟乎公
殆古所稱社稷臣者哉顧天奪之速天之不得如三王
公膺帶礪之盟以旌其伐次之不得如兩襄毅用孤卿
握銓以竟其用論世者有遺憾焉雖然公諸疏具在皆
公精神心術之所寓其足傳者固遠矣予自爲諸生已
雅聞公名及得侍公同朝先後十餘年辱公忘年下交
引爲知己間嘗請於公所以經理四方隨試輒效其道
何繇公因謂予其要不出用人與信賞罰二端而尤在

不以已與之乃可底績予退而嘆服此與諸葛集思廣益開誠布公之指千載同符以是知公之建立皆本之學術世徒以才畫勲勞誦公者特膚末耳予蒙愛於公有年而錦衣君飭躬勵行數以世講故過從甚密故不辭其請輒以居常所聞教於公者推本言之使百世之下讀公之疏者知公學術所在而不徒以才畫勲勞視公庶幾得公之大者乃若公柄樞以後諸建白所繫尤鉅收拾散逸續付劄劄以成全書斯又予所屬望於錦衣君者也吏部尚書吉水曾同亨撰

柱國特進榮祿大夫歐陽大總戎玉臺公功進一

品勲階序

明陳 盟

龍飛紀元之歲韎韐有奭以作六師詔闕外肅將天討殲掃寇讎以燮函夏時則豫章宜黃玉臺公歐陽大總戎從玉耳黃宮保膺恢勦江北楚豫等處之命執訊獲醜以大捷聞上嘉乃丕績亟申錫命于是歐陽大總戎進勲階二級以中樞都督同知仍專參贊軍務事令甲同知都護爲一品穹階紆袞圍玉序列西樞不稱武階而稱榮祿大夫與三孤等貴洵纓紱之殊榮筮羽之極

致也左桂國太師東寧伯焦公偕諸元勳大老申頌而屬予宣言以爲贈余覽史牒歐陽氏慶源縣邈代有聞人若和伯之譚經石渠八世皆爲博士堅石之才藻美瞻名振渤海信本之博貫經史妙擅書法行周之聯第昌黎名高龍虎永叔之忠純端亮相業燁煌皆以文學經術相望於史冊而未有以武畧著者若夫才兼文武以經術而富鈴畧之資樹鷹揚之烈則自今大總戎玉臺先生始矣玉臺系出文忠公早躡羣籍於羽陵秘簡陰符石匱靡所不闕勝冠之歲羽儀膠庠累試輒蜚弧先登芥視一第顧以時會多棘倘焉有擊楫澄清之志謝其逢掖上書闕下元勳薦紳諸公偉其才文章剡薦授職贊畫參京營軍事以功當受殊擢改從戎秩拜遊擊將軍以積勞請休會太師焦上公視象左樞聞玉臺英猷壯畧亟辟置幕府諮以當世之務玉臺遂鼓枻而南時玉耳黃宮保于焦上公有門牆之誼而玉臺爲其石交請于焦上公任以軍諮祭酒玉臺抱颺馳電擊之才富金版玉鈴之學佐籌師中累畫奇策舉麻黃一帶凝于流氛者一鼓而諸城恢復欽賞敘擢晉陞參戎復

密贊招揀撫定土寇紅旗等營兵馬三十餘萬再進副
總兵今上初載以擒殲闖渠路應標奪偽權將軍銀印
一偽銅記十二招降狄將兵馬三萬而鄖陽荆襄上下
之間攻圍悉解楚豫以南江表以北廓清安堵厥功爛
焉官保次第奏凱皆稱玉臺折衝樽俎裨益爲多樞庭
亦以功懋懋賞彝典攸關非加顯陟無以鼓勵聲討特
進玉臺勲階二級其膺九命而隆茅胙蓋可昕夕竢也
余觀古名將若當陽侯杜元凱潁陽侯祭弟孫壽威侯
皇甫威明皆恂恂儒將也而其龍驤豹變之雄畧機駛
轂運之智計不難于輕裘緩帶中談笑而奏膚功從容
而制勝算使震古之勲伐勒于鼎鏞安有披賜夷持勃
盧桓桓燧虎始足與談橫草之勳哉玉臺起自鴻儒業
已書勲策府紀効雲臺自茲樹無前之業建命世之猷
使傳古今儒將者杜祭皇甫而下于玉臺再僂一指則
熙朝揆文奮武之盛事而今其權輿之矣諸元勲大老
蹶然色喜鱣玉臺以上尊之爵而攜余言于屏幃吏部
左侍郎前翰林院修撰纂修史牒兩充經筵講官陳盟

撰

青蓮寺紀勝序

明羅萬藻

宜本郡之支邑其岩洞之勝多矣特達秀麗若辰峯者而予不聞是耳之過也年友席道生曾讀書其地爲予言開山僧復初兄弟建立勤苦乃肇有青蓮寺私念佛力之鼓動如此久之僧復初持其紀勝集一冊叩予復覓先後名人點拂標致山水之情爲多獨以爲紀遊不見佛力洪大爲此山卓錫始末心竊疑之然聞阿彌陀佛國土有香林寶樹七寶池池中青蓮花如車輪及階道樓閣盡是金銀琉璃合成復有種種奇妙之鳥晝夜

六時出和雅聲風動諸寶行樹及寶羅網皆如千百種
妙樂佛所自言如是功德又烏知辰峯所紀非爲有佛
便有此妙勝有此妙勝便應有先後文人代佛所說顧
此土未有佛時舊本浮邱祖化地翳爲荆榛之場不記
年矣復初倡化乃爲佛土是有土而後有佛也且佛
氏之說一切空諸所有所說極樂國世界不過敷贊無
量功德以樂利動人至如紀中種種奇勝儒者心贊筆
恣俱落實相復名貪戀不喫一棒終無茫然自失之

此予所爲竊疑雖然亦烏乎予之所能疑也哉浮邱
與大雄氏與辰峯與復初和尚與宰官居士語言文章
先後有無微細審諦各有自來又如佛告阿難所見祇
陀樹林及諸泉池與聽祇陀園中鐘鼓音聲根塵性相
有無應否俱無處所本非因緣爾時大衆聞是說已雖
各得無罣碍然予妄起一念使佛於此更復翻空倒案
爲說倍是十伯千億所謂循業發現終無一隙容辨難
處故書此還質之老和尚

此觀堂集

義勇廟序

明 羅應曉

人一死有輕於鴻毛有重於泰山者張巖陳澤之死所謂以肉委餓虎輕於鴻毛者也張南陽南頓邱以一孤城阻賊之勢使汾陽臨淮得收再造之功所謂以死勤事重於泰山者也壬申五月流寇猖獗警聞河東潘氏暨北門張氏編隸蕭巡司而畏縮怕死之官兵以屬胡承黑紅旗起烏鴉布陣官兵風靡投林委塹丞冒鋒刃先登格鬪迺兄單騎奪樂礮血淋漓授命沙場城中粟粟作兒女悲吾鄉壯夫攘臂一呼制梃三百電躍星馳

進三十里怒鼓捲雪橋姑剪滅此而後朝食日朧明至
於禺中五戰殲其渠帥破腦折肋糜爛蛆死者百計我
軍前鋒爰喪其九法曰勝也夫人貪生之念與生俱來
畏死之念與死俱往儒生讀聖賢書一當生死之際則
有面皮無肝膽五經掃地者有之吾鄉壯夫不談文不
習武氣之所激一往不顧頭可斷胸可裂妻子可拋到
處沙邱骨可埋豈不烈烈血性男子哉細詢同事之人
稽其死者狀則刃死者四而死於礮者五北郊之敗惟
潘張死於戰其他棄甲曳兵死填溝壑與螻蟻何異胡
將仕篤友于之義捐軀報國爲忠爲孝皎若日星吾鄉
壯夫感將仕之義枕戈赴難爲英爲烈屹若干城其所
以處此者泰山鴻毛則有分矣通邑士民請於上爲之
立廟祀胡將仕而以九烈同義勇翼翼配享庶幾死者
不朽雲中鞭弭其呼應焉嗚呼死生晝夜數所必至假
令此輩不遇流寇而病死牖下厭厭朽腐夫誰知者爾
時幃首上陣疾如風驟如雨豈繫九人而不死則未有
傳也俠骨留香奕奕千古斯亦可以醉臥風沙矣馬伏
波云男兒要當效命邊陲馬革裹屍何能臥床上死兒

女子手中壯烈哉天下多事羽檄交馳山林嘯聚黃巾
自蓮往往有之卽今燕巢於幕末云高枕獎慰忠魂風
厲壯氣由一邑而遞推之以行天下山魃海鬼其有戢
乎豈惟風教是大有關於理亂安危之故也

曾非鳴蟬鳴草序

明黃鶴

今夫作詩之難人盡知之而名詩之難人未知也蓋名
其詩者直舉諸詩所歷之境并諸境所作之神而以兩
字該之者也故名其詩而詩之神不盡必其作詩而作
之神不真矣予友曾非鳴有蟬鳴詩草其詩則彙數卒
之作其名則有感於蟬而自命也間嘗出以示余余未
解其命名之意因而叩之非鳴非鳴曰人有情而詩出
焉詩者人之鳴也物有情而聲出焉鳴者蟬之情也夫
情有以相合則理有以相通矣故予有取于蟬也予更

語非鳴曰子有取於鳴固也然鳴者豈獨一蟬哉方其聲傳空谷響落閑堦則其鳴爲風爲雨罵落桃花啼殘柳絮則其鳴爲燕爲鶯三秋泣露半夜悲霜則其鳴爲蛩爲雁若乃咽危石度翠微則爲鳴澗鳴鐘擣寒聲含虛響則爲鳴砧鳴籟又如繁絃急管弄春風則其鳴爲琴瑟笙簫一曲關山人倚樓則其鳴爲篴篥笛笛又如款乃一聲山水綠則其鳴爲漁歌一肩明月緩歌歸則其鳴爲牧唱亭午松風伴誦經則其鳴爲荒音是皆鳴也則皆情也子何獨取於蟬乎非鳴曰不然一聲不能

盡萬聲所以見理之

通彼古來聞鶉而起舞聽猿而下泪者其感觸深情寧

必盡天下之聲耶子如不信試遊神于高槐濃柳之下

其不律而聲不調而韻飄焉悠焉如泣復如誼焉夫非

蟬鳴也與哉予因是知非鳴體物會心一命名之間何

深遠也况乎其爲詩仰日月而知天撫河山而感地寓

忠孝於顛狂拈性命於花柳予又安得而知之耶亦第

於其名詩之意以想像其作詩之神而已矣崇禎己巳

春日

送宜黃令王春如先生五年奏績序

國朝 涂國盟 代作

古天子重念斯民其間風俗之惇裕生息之殷繁人材
之長養成就推命名臣出鎮郡邑天子若曰民間豐荒
視象慶予刑威出入奏當之數寒者衣之饑者食之惻
瘁者噢咻之惟賢良有司是藉三年奏計則召至朝廷
匡拂天子與定大議析大疑洞晰暑隱慷慨敷奏不待
監安上門之圖也開發振救渙儲大號不待淮陽之矯
節也蓋俾其以少年新銳之才出筮輟溼令百厯艱勞

創瘁以弱其氣取聽進止曲僂磬折以雌其節目見萬
煙凋傷可念以動其慘淡不已於懷下逮簿獄凌雜催
科會計陰狡利弊無不計數而周知古天子加意斯民
若茲此盜暴所以熄刑罰所由以置與今南國王君令
宜黃君固天下才士也以雋年登第出宰於宜宜蓋吾
豫章屬邑嚮固彬彬郁郁邇殘於兵遂多繁劇焉君以
排紛應猝之材指麾顧盼斬多難而夷之冰蘖其操百
仞不回察徹吏弊洞悉民艱幸久茲土也較古銅郊異
蹟重泉瑞舞奚遜粵觀之分星南斗在雲漢下流當淮
海爲吳分牽牛去南河浸遠自豫章迄會稽知星者曰
福星在吳君之蒞於宜也蓋一路福星也令宜五載宜
士民醵頌緘札走數百里所余敘予與君同年登第予
才踐踈後焉向預詞林恨不得一親民官練達庶務爲
哀其窮而卹其生爲安其居而樂其業庶於生平學術
無負王君固不薄宜黃而輕百里非大賢路也王君報
政有期行將進秩以挺挺不拔之槩若李公藩給事批
勅杜公衍封還內降何易于焚詔爲民請命又天下斯
民所祈而祝也豈特宜民歌思孔邇已哉君勉矣豐功

盛績銘太常而詔司勛明名廣譽鏤磬鼎而受天府寧有既與

程牧邨詩草序

國朝沈德潛

長洲人

制義與詩每難相兼如金正希陳大士以文顯者也而其詩不傳邊廷實李于鱗以詩鳴者也而其文不傳蓋生平注力於一途卽有不暇兼及者也唯力之大者專精於此而又能營心於彼斯兩者可並擅其長井如程先生余讀其經義旣許其窮理養氣卓然成一家言矣茲復披牧邨詩草而又重其原本性情發爲辭華不必斷斷於取青儷白之末事無弗敘也理無弗宣也法無弗備而韻無弗流也觀其自序胎源於大父冰壺先生

而於漢魏六朝三唐兩宋元明又復穿穴馳騁於其間
其取途也正矣其用功也深矣夫取途正則詣極也醇
用功深則收名也遠宜其有韻之語與經義並見重於
藝林也準諸前人殆注力一途而又能兼及者已抑聞
元次山之治道州也心乎愛民而惟恐有傷集中春陵
行示官吏諸作杜少陵讀之而曰乃知正人意不苟飛
長纓其傾倒也至矣爲其憫顛連無告之衆而欲登之
衽席也并如謁選當得民牧他日聽政之暇發爲詩歌
應有與春陵示官吏諸作相爲後先此又從前詠歌中
所蘊藉其意而始發者予企予望之矣

玉田寺募修佛像序

國朝鄒用陸

今世之持佛號尊象教者徧天下若華發優曇光徹太
微真有無上導師現身以度世者然法輪空轉宗派莫
延茲蕩竊號五德何存沙彌著稱四戒未審雖親伊蒲
之供游蘭若之叢所云入如來室者如來衣坐如來座
者安在哉以至博奕空桑游手之對致堂廣大慈悲之
辨暗室一炬沉迷頓醒乃或者見爲宣聖不辨異端而
異端自沮孟氏力距楊墨而楊墨轉熾遂以此定聖賢
之分蓋彼用彼法我用我法必嘒嘒與之致辯反滋角

立是欲止沸而益薪抑流而揚波也然間有裨益世道
人心者非謂其寶筏可以度迷金繩可以開覺管見健
兒驍將一爲之誦因果則狎狎消奸胥猾吏一爲之
談報應則機械頓釋險夫華士一爲之說空苦則凶狡
立息卽塵根尙在而黑業稍消功在吾儒亦爲不少其
教未可盡廢其像亦何必不崇哉玉田古寺非私創招
提者比初以地近祖塋肝鬲有自遂爾儼設佛像巍峩
可觀乃年歲旣深姿容已毀一丈六之身金光掩昧三
十二之相寶色沉淪會住僧欲爲裝修借居士樂行施
布隨緣揮篋則白毫眉青蓮眼金精髮瑱羅手在在俱
全受報現身則阿閼佛寶相佛無量佛妙音佛方方皆
應試倡菩提之心立成旃檀之像

條編成冊序

尤志

國朝蘇本眉

庚子春余一至宜黃邑登雞籠山眺宜水黃水縈帶城
 左右里民雜處重岡疊巘之間其為俗也飯稻羹羸蛤
 不待賈而足齊民多咎窳鮮積聚耕織絃誦之外無他
 務江右一淳秀地也近以蝨賊為奸里民日在湯火中
 三壤成賦自古為然乃宜之民編班收解也無名補庫
 也通融重解也暗粧解頭也妄拿解頭也勒索賠補也
 芻菱有供卯酉有輸夫役有索壺漿有餽採買有名漏
 米有徵額外之輸半於公上嗷嗷中澤之聲幾不忍聞

宜黃縣志
矣予同官司李廣庵韋公採風問俗備諸疾苦先廉其
巨蠹若干人置之法各晰其利弊條其便宜上之院司
道府前後報可宜民既刊刻成冊復欲勒之他山以垂
永久兼乞予言以弁之簡端予何以爲宜人告乎

聖天子以鯨波未消悉索逋賦乃宜賦之逋者纍纍歲
爲之亦蠹爲之也今幸韋公爲之請命諸上臺以嘉惠
斯民爲念亟爲允行以解糧則飭其六弊以徵糧則寬
其兩稅以比糧則展其三限而宜民無碩鼠星醫之嗟
矣以夫馬則歸之驛站以宴勞則聽之官支以薦茶則

循之往例宜民無魴魚空杼之嘆矣種種屬政頓爲革
除一與宜民更始宜之民其亦將有輸輓恐後分財佐
縣官以靖海氛者乎吾知此豐石之立宜之黃童白叟
千百年後必有徘徊其下如羊叔子墮淚碑者康熙元
年正月撫州府同知濟南蘇本眉書
韋弦佩號廣庵順
治十七年由進士
任撫州府推官

石碧志序

國朝 李來泰

石碧爲馬祖法席距郡城不三舍許余以塵緣勃率未能一至也前此有以圖畧見示者頓於襜褕中作清涼想書數語從臾之及覩全帙未免如山谷老人所指爲戶婚鬪訟案簡者因憶昔者吾友伯子嘗言今十力大師於此中有一段公案茲志不載詳所畧而畧所應詳疑非石碧本來面目矣兒微曾一至其處爲述碧中嶙峋盤薄知海岸骨人住骨山語不妄今大師駐錫黃山盍一請問乎余心然其言旋晤師郡中爲舉前語師詳

向者劉歐諸公固有編錄藏山中久矣俟與黃山志並
行耳余亟請讀之卷帙減三之二而敘述緣起不特夾
碧重開生面亦令馬簸箕再見鑪錘莊誦竟日因歎昔
人謂洞天福地非有奇緣清福者未易登陟况復闡揚
撰述使祖窟宗風和盤托出自非聲光交攝貫金石動
古今者亦復誰能知之應劭述封禪儀後世泰山遊記
千百卷中無一語幾及聖衡九而湘謠兩言耳而祝融
岫嶂之截業三湘七澤之縈紆恍惚紙上讀斯志者又
多乎哉顧此書藏度已久今始播露古德所謂法不自
生緣合故生驗於茲矣一斷疑網二破邪見三除憍慢
四成功德因緣示現又豈得以語言文字求之余向者
漫汗一言輒已流布不勝悔汗因復敘述一過非徒贊
嘆希有亦以懺悔語業云爾昔賢云師不能違反啓其
志舉似大師更爲一掃掃塵語否

蓮龕集

黃山志序

國朝 魏宗衡

山川清淑之氣萃於儒而旁見於二氏要其磅礴醞釀而鍾焉者非其人不傳若夫一邱一壑益山盞水雖極耳目之娛不足登於名山之紀吾江右山川甲於天下大率為名藍仙佛所據者過半矣而沉冥奇偉之士浮屠釋子之徒藉得托而逃焉黃山踞昭武宜水之南奇峯翠巘延袤跨數州邑清溪環繞烟雲噴薄凝造物者鑿闢鴻濛效靈於茲揆厥所由皆董萬一君之好善樂施藉寺固塚而為禪僧之庇蔭者非偶然也又與曹山

石碧鼎峙相望稱三大祖庭焉茲山自月輪禪師肇基於唐使不有良匡法安悟先諸老繼起於宋而欲其選佛日盛令聞益彰曷可得耶明興以來不絕如綫迨

聖朝御籙在處琳宮紺宇重新梵唄之音應運而來聞風而至者莫不知有黃山遠近緇白雲集莫不頰首側聆據座吐音如決河東注真不媿山靈矣夫黃山創繼賓主皆得其人故雖歷世久歸然不替意茲山靈秀異醞釀特鍾乎抑亦植力護持有以致之乎蘇子曰一峰獨崔嵬感荷佛祖力四板托惟簡毋忘義交情是其不莽爲坵墟以自蔽其奇爲騷人墨客之所詣者蓋亦幸也比來儒門淡泊浮屠之言幾滿天下吾儒之徒拊掌

附和者於今爲盛是以深山邃谷不乏鐘鼓之音而童氏豈儒名而墨行耶浮屠之崇實祖隴倚之也予性嗜山水喜與浮屠遊洵有非常之士浮滢其間爲吾津筏焉然自大江以南山川佳麗凡耳目之所及者輒登頓累十日不倦或意興所至悠然忘返蓋非一二數也晚乃稅駕山中與諸紳士結白蓮社往來靜守適足以自娛而宜川盱水僅隔衣帶不及時一登陟爲私嚮慕頃

黃山慎公以志敘屬余因得縱覽諸峯佳勝日置几案間以當臥遊他日訪公是山爲吾道南主人藉金鏡一言以作竿頭進步山乎水乎樂得其人而與之吾欲無言可乎

碧雲山志序

國朝 李一統

吾郡前賢學問文章志節以荆國王文公爲第一而郡志隱逸傳稱宜黃杜先生子野爲荆公之師崇賢鄉深山中有鹿岡書院則杜先生與荆國公講業之所也嘗擬登鹿岡求兩賢遺跡以想見其流風卒不暇往間訪其鄉人亦莫能言其故地今秋宜黃僧界誠來請序其所爲碧雲山志首繪山圖則鹿岡書院在焉其志敘山所由開寺所由立與其宗派所由以流傳者距今近八百年莫不具在而鹿岡則未之詳道不同不相爲謀固

宜爾也考志稱山自軍峯分落坡陀萬山荒阻舊名燈
草坪爲豺虎之窟穴而開山僧無盡獨誣鉏於人跡不
可到之境闢草萊披荆棘以啟其土宇比寺旣成名以
定興謂後世定有人能興之者其志誠堅識誠定矣至
第九世有頓禪師者果能擴大其業迄今四十世而界
誠與其師志見益光大之遂能爲山志將傳之無窮與
曹黃石碧諸山爭奇而競秀然則天下豈有不可爲之
事哉顧吾於此猶有感焉鹿岡湮而碧雲盛豈儒者之
澤不若佛氏耶佛氏以寺爲家故締造勤而嗣續永儒
者各自有其家而書院特其寄焉耳藉令爲儒者皆能
終身於學以致其道則書院亦可以永久而不湮而世
又有不能學以致道志昏而氣惰併其自有之家而莫
能守者則又不勝喟然三歎嘉界誠師弟子之賢且才
其所以光大前人之業爲難能而不易得也

藍戶部集敘

臨川李紱

文章學問人所可自必者升沉用舍則有命焉古來同
學之士往往營道同術合志同方而此用而彼舍此升
而彼沉者則命之爲之如韓之有孟歐之有梅升沉用
舍判然不相侔然天下後世必並稱之則所謂不能同
者天而能同者人之爲之人定亦可以勝天故稱唐詩
曰韓孟稱宋詩曰歐梅未嘗以顯晦歧視也吾郡宜黃
藍子長青與余里居相距纔十里少時同爲諸生詩文
唱和甚密歲時過從或連旬不忍別酒酣耳熱縱論天

下之故期各爲宣力而文字則猶以爲非所先者遂巡
十數年余幸首舉於鄉卽成進士蒙

聖祖仁皇帝拔置史館敷歷

三朝外督撫內卿貳年近七十始乞休以歸而藍子僅
以諸生薦舉爲國子學正轉戶部員外郎余之所成就
不敢望韓歐惟仕宦頗同若藍子則詩與孟梅相等而
古文尤過之乃仕宦所至僅勝孟而埒梅豈非所能者
人而不能者固有天也哉雖然遇合之命固天爲之
主而文章之事實存乎其人韓歐詩文集固傳而孟與
梅所作未嘗不並傳于古讀藍子集則人人可以自壯
命之顯晦不足道矣

桐山彙草序

陳恭尹羅浮人

文章有二道足於理而發乎詞者其文醇富於詞而附於理者其文肆雲霞之絢爛花卉之鮮妍天地自然之文也而理存焉江海之流行日月之出入天地自然之理也而文存焉六經純乎理者也其於文猶日月江海之有光華波瀾乎莊騷雄於詞者也其於理猶雲霞花卉之有卷舒榮悴乎後代之文雖不能望其髣髴然執是二道以衡之其人之生平千載可見也自世俗以摹倣為場屋資因而及於詩古文詞皆欲以貌為之不反

之性情而但竊取古人聲調形似非不汗牛充棟曾不
滿識者之一哂由其急於得名而不暇深求立言之本
也西江歐陽石臣先生湛心性命之學言行不苟早領
賢書爲貧而仕於青氈黃綬之間非其志也故其詩文
觸興而作稱情而止冲邃恬適若不得已而後有言謝
太傅每稱王藍田掾皮皆眞予謂先生之文固可移此
言以目之也而竊疑其令香山濱海繁苦遷斥之餘將
何以爲政然察邑人之感頌鄰封之傾仰萬口一詞服
其至誠懇惻雖事不無難易利鈍而其子愛樂育之心
恹恹罔間是先生之爲政亦以其眞行之者也故予常
語人曰仕宦數十年而猶存儒者面目山中本色者歐
陽香山是也知此者可與論先生之文

江右古文選自序

國朝應麟

文以載道亦以紀事纂言故經爲上史次之子集又次
之經之屬十有三以周公子夏之書列於堯舜禹湯文
武孔子之後可也十三經之內別爲五經以檀弓月令
諸漢儒之說等於易書詩春秋何與史則歷代各有成
書皆出一代名公鉅儒之手而其珥筆摘詞又皆博洽
淹雅侷儻多才之士不可謂不慎今試按而校之有能
與司馬子長抗衡者乎有能與歐陽永叔嗣響者乎古
今號稱子者數十其旨多以毀詆聖賢破壞成法有垂

吾道其文惟莊子內篇變幻有冥怪詭不測然亦如斷
港絕壑止足供漁父樵叟聊一憩息而已無大觀也至
於集益難言之其人或聰明才知什伯恒人鄙薄前輩
棄書不讀讀之而又心粗氣浮偶一涉目遂以爲得之
究於古入精神之凝注血脈之流通法律之縝密聲色
臭味之辨別未暇細釋以出則其所自爲者可知也又
有達官貴人聲名赫奕親戚交遊得其片紙珍若球璧
造門請謁懇乞詩文者駢肩接踵應接不暇於是延致
賓客如淮南八公之爲八公豈易得其人哉更有山林
枯槁之士足不出閭井庭戶之外目不見金匱石室之
藏朝夕抱一遺編卑者兔園冊子高者中郎枕秘輒復
矜自位置憤激矜張若此者如夏蟲語冰捫籥言日尤
足悲矣嗟夫集豈易言哉子家所藏文集頗多總而計
之唐宋居其三明居其七豈明之人勝於唐宋歟非也
蓋文之壽與人之壽相似人之壽有七八十歲者有百
歲者上古有數百歲者視其氣稟厚薄以爲修短唐宋
之存者皆其所稟之厚者也明則去今尙近能保其必
壽乎今夫人之爲文有一字而累一句者有一句而累

一篇者此全璧之難也亦有人則非而言則是瑕宜攻而瑜宜取者此文之不可無選也雖然選亦豈易言哉必其古今文章源流之際審擇其宗派而於理法氣格極神明變化之能而仍不詭於正而又心虛氣平不以名位論人不以阿諛逢世然後權衡在我錙銖不失嗟夫選亦豈易言哉余嘗欲取唐宋以來之文自八家外其未經諸名公表著者選爲一大部以志生平願學之思因念輿地遼闊難以徵收年齒衰暮不能遠遊向故家舊族乞其藏本挂一漏萬適增異過不若近從桑梓之鄉郵寄便易自宋以來歐陽曾王之外得家集若干卷賈肆得若干卷細心採擇丙夜不輟簾之揚之糝糠去而米實存矣淘之汰之瓦礫捐而金砂出矣旣不敢吽道離經而於紀事纂言之法亦相挈其體要以示源流宗派之有所自於發潛啟秀未必無小補也

重刻三澗集序

國朝 余棟

元道州始稱漫郎繼號漫叟以漫終其身家野獲先生
 詩稿分爲三卷並顏曰漫寄意略同也詩刻於天啓四
 年再經兵燹無片紙存至是乃得原本更釐而鐫之一
 似有精氣光惟熊熊然不容終捨者三澗詩之作豈真
 漫然也哉夫詩必有異人之才與情然後可以詣其至
 自制科既設以來士大夫精英銳異之氣竭于八股而
 既乃尋諸詩譬斬南山之竹洞胸穿札之餘辭魯縞而
 飲石尙能爲勁也乎此非詩之難也漫然爲之而其才

已先盡也且詩長于性情韓子云歡愉之辭難工窮苦之言易好士或乘機遺會志得意滿其胸間偶有恣憑卽于前代詩人體局境模擬不過製之五七長短似爾比興深遠之致微婉頓挫之神噓之如死灰扣之如濕鼓其去湯作正復無多何者未有以理其情焉耳先生旣早慧又承廓吾先生庭訓讀等身書疊疊忘疲年未壯卽以鴻文膺南雍之拔廷試更歸然魁其曹疑妍妙之姿幾殫於羔雁具也乃其詩復登作者之堂而嗜厥哉非才有特異其能幾此歟又聞籍未通時坐荷玉山齋敞戶絕人跡几明牕靜萬緣闐寂獨凝神注目以窮探天籟之自然亦與伯牙學琴徙居海上聞海水汨沒山林宵冥羣鳥哀號心悲四望以移其情者等游宦以後潦倒風塵僅以昌水片瓊遷崇安郎署則負荷鬱積之深羈愁感憤之發別有攄寫以快其中其情之大異于人更何如耶夫學問之力旣實而性情之理復深漢魏三唐來作家所以擅場當時雄跨百代者率由是道而先生有焉則三漫詩之作豈真漫然也哉其精氣光惟之熊羆然不容終掩也不亦宜哉且詩特其一斑

宜黃縣志
耳先生著撰若林而今皆燼滅豈天獨欲以詩人傳先生歟李杜詩稱聖手於他文亦未擅美焉不朽之名豈在多歟况嘗一嚮而知全鼎則其異人之才與情又無不可卽此而知之矣

縱鈞居集序

國朝帥念祖奉新人

敬庵先生古文往時及門學者曾有縱鈞居集樵者闕編二刻風行宇內操觚家多宗之余謂先生之文之工不在攤紙奮筆之際而人之學爲先生文者亦不在語言意象之間蓋先生生平以至敬爲宗以孝友爲本以經濟爲實用當康熙初我

國家取士之制易入股以論策蓋將採集羣議爲長治計先生於此時紹述唐宋指畫詳確筆之於書凡後此興草損益經久無弊者已若燭照數計歲己酉復以八

股舉於鄉顧不就銓選與兄仙溪先生三十年不出子舍四方以支字請託類皆從老母牀頭低唵緩頰出之昔左太冲作三都賦籛瀾皆着紙筆先生於寢門外別無臆凡其所重可知也夫以先生之才之學使得從天祿石渠討論掌故何至出向固下乃甘心隱約僅僅以空言問世在先生不欲三公易一日養而遺外聲利獨葆天性此先生文所以工也况夫經世安民豫籌于數十年之前者今已歷有成效則又何必自我出之爲待耶集凡若干卷因舊板久敝遂取二刻都爲一帙長公石祥初論交於許方伯署中嗣後數獲過從幼公固呈其筆硯者數年予稱畏友以先生之序相屬故爲揭其大概如此

屏山草堂稿序

國朝 錢陳羣 嘉興人

士蘄適於道則必以通經學古爲務二者本末相資源委共貫不通經則無以窮理如作室者不植其基雖有榱桷杞梓之才安所置也不學古則無以適變如觀水者不極於海語以吞天浴日之狀烏從知也是故古之學者自身心性命之微以及倫常日用之故無不窺自周秦漢唐之文以及關閩濂洛之書無不讀陰陽象緯名法縱橫農圃醫卜之說無不通山海齊諧老莊荀列屈宋申韓之言無不旁覽其學泛濫淹博無涯涘而一

裁之以理一旦操觚如大將誓師百萬之衆指麾臂使無不如意捷於枹鼓此則驅吾所素學於古者用命行間而其運籌幘幄中者則經也余奉

簡命再至試江西得應子圍呈殆庶幾其人乎應子少負文名從吳江張損持先生遊與同鄉諸才雋角藝皆避舍應子迫屢困塲屋輒發憤自勵曰不能爭一日獨不可千古乎於是鍵戶刻苦口誦手撰積數十年而成一帙以示於余展卷按之其言易則曰莫如反己又曰時時皆有省身克治之功又曰易都是以人事挽回天道又曰易都是教人改過又如大畜六四而推原於小學之功儲貳之訓又如離之六五而究極於知憂者無憂知懼者不懼又如大壯則深戒夫德雖盛不可忘修省時雖盛不可忘憂懼又如夬則重警夫君子無時不當戒懼小人雖將衰猶可畏若此類甚多皆於先儒論說之表別有啓悟而又曲合其本旨之所包蘊此與程子因君子豹變而發爲自暴自棄之論因君子得輿而發爲匪風下泉之歎相合余笑謂應子子名碎言以粹易碎可乎旣而觀應子說詩其見於旁參者僅九十四

條不能如易之備然於甘棠則曰古大臣奉宣上意歸美於君於行露則曰外臣之選不可不慎於將仲子則戒小人之無忌憚于叔于田則曰小人得衆非福於黃鳥則深罪穆公不能幹蠱於鴟鴞則想見周公始終無猜於四牡則言教孝卽以作忠於假樂則言頌禱無非規勉蓋其所見者大不受前人羈絆信手拈出悉關於學問經術世道人心與碎言無以異也春秋應子所籍注以試於有司者也余拔應子以此今其書曰剩義若以古人所唾餘者而已拾之謙詞也因據經傳比櫛其

義如夏時周月先儒辨之詳矣應子用曰驗歲以爲旦始於寅而子丑屬夜正始於寅而子丑屬冬一言破的遂令諸家紛紜之說無從置喙至如隱公則於菟裘一語知其性之貪戀桓公則於彭生之禍咎其由於乞昏於廟制則定並昭並穆居上居下之宜於聖人則曰廊費之墮未足以盡聖化之大成之弗克不足以損聖化之神其他考事精詳議論明快悉稱是昔何休著公羊墨守等三書鄭康成作鍼膏肓起廢疾發墨守排之董仲舒爲漢醇儒三策中任德不任刑之說深得聖人旨

意及作春秋決疑導武帝果於誅殺鼓張湯慘於斷獄
議者非之今觀應子刺義寧有是乎至古文辭則應子
潦倒日久紙牕竹屋孤燈寂寞以自抒其鬱勃磊落不
可掩抑之意爲多非有金石碑版之作張大其氣勢而
崇極其鉅麗然因文想見其人斯亦不愧古之作者矣
應子志氣堅銳獨倦於詩與之遊者遂有子固不能之
恨茲所存正不患不工以應子原不藉此增聲價也我
國家崇儒重道累朝公卿大臣皆一時通經學古之士
其所撰述彪炳寰宇不啻跨唐宋而上今

聖天子尤重經學士之通一經者皆得列名薦剡以邀
不次之擢子其挾子之有應運以興予意大著作需大
手筆他日縱橫馳驟濡毫迅掃於金馬玉堂中者必子
也予雖老當更爲子序之

重修通濟石橋序

國朝汪士詒

橋之修四方之便萬夫之利也古者雨畢除道水涸成梁著爲令典王政之所首重非細務也宜黃山環水繞俗美民殷南郭之外控黃水之上游其間輿馬接跡負任摩肩良衆多矣今無橋以濟之鮮不感然而興嘆者此通濟之建由來已舊至今賴之聞此橋先以木成繼因易圯乃更以石用期久固閱歲滋遠風撓其顛波囓其足乾隆壬寅洪水肆虐傾頽六墩六甕誠不得不急於修葺矣邑中諸君子思創始之維難念守成之非易

慨然踴躍捐輸遠近翕應如治己私董其事者戚家食以鳩工無纖毫蕩費公慎勤廉庶幾陶桓公竹頭木屑皆有署記矣是役也庀材於乙巳歷十載甲寅事竣堅實完好與貫虹橋相望焉吾聞善作者貴乎善成諸君子因前之規模修廢興利不辭勞瘁各懷利濟之心他日馳驅

皇路普濟羣生即可因居鄉所爲以徵左券橋旣落成將雕鐫樂助人姓名以垂將來屬余弁其簡端余旣羨斯舉之善而又慕諸君子之公勤爰不辭而樂爲之序
宜黃縣教諭樂平汪士誥序

首事

陳冕持

鄒汝能

陳浹甫

鄧孚中

鄒玉堂

陳疇三

黃陟甫

鄒懷清

劉懷川

廖玉萬

陳集甫

吳毓靈

鄒瞻魯

陳萬容

黃思裕

黃秀野

王四環

張克諧

劉彩輝

黃立甫

鄒遠岐

吳順夫

陳奏膚

李映文

鄧旭章

鄧明祥

陳如初

吳鼎孫

李明倫

僧馭遠

京都宜黃新館誌序

國朝吳璫

事之成也有幾既成而後善也存乎法守其法以維持於不敝則存乎其人吾邑新創會館於京都營購庀造規模肅整器物具備邑人士樂觀厥成更思所以善其後慮歷代文獻之難稽也立科第仕宦一扁以題名慮創修樂助之姓氏或湮也既懸扁於館復勒石於學以垂久慮繕葺之不可乏貲餘貲之宜溥其利也置有腴田壹千數百斗以備修理并以其羨給鄉會試者卷貲其措置合度綱舉目張可謂慮周而法良矣而猶慮歷

久而人情易弛蠹易滋也因編纂爲誌俾家有其書人
悉其事用以昭示奕禩而詔來者以無忘夫學者自巾
角授書孰甘衡茅跼伏漫無表見卽祖父之期許後昆
亦未有不以致身天府爲榮者茲館近依輦轂固仕進
者所歸萃邑人士志切覲光各爲身謀各爲子孫謀分
族指貲不煩勸輸而翕然響應此足覘

聖朝文教振興英才炳蔚洋洋乎連茹彙征氣至而幾
動茲館之作適迎幾以圖故其成也不戒而孚竊嘗見
夫通都大邑會館碁布初未始不壯且麗也漸且
稍摧矣其患每由於恒產未制欲修而財無所出規例
未善責成而咎無所歸又或侵蝕冒濫拂衆徇私桀鷔
者效尤藉口迂懦者緘默避嫌輒坐視其傾圮而弗恤
蓋事不難於謀始而難於圖終謀始者一時之銳氣易
集圖終者百世之弊竇難弭也今茲館田租合三歲所
入修葺固不患無餘且自壬戌迄己已經營八載其拮
据綢繆邑人士皆躬親閱歷必無有自成而自敗之者
在今日似無庸鯁鯁過慮正恐代遠年湮漸忘締造之
艱視同郵亭旅舍弗甚愛惜其流弊將何以杜之人情

好自便利禁之於已然曷若防之於未然誌中所載條規最爲纖悉詳盡思深而慮長要皆準諸公論合乎時宜絕去谿刻偏頗之見守此法而弗變雖千百世可也後之覽是編者盍思是館也乃爾祖爾父授爾以安宅貽爾以墨莊豈惟身受其庇卽爾子爾孫馳驅皇路亦皆得與梓里羣賢盍簪交慶聚首而托處將承先啓後之意油然而生相與恪守舊規培植而作興之各求其心之所安庶上不愧先人下不愧後人耳夫如是則旣有不敝之法復有不敝之人乃可恃以長享其成矣邑人士僉曰然遂書之乾隆十四年己巳端陽前三日

龍書堂詩集序

國朝 吳 瑄

往余侍先大父南村公側問及吾邑近代文獻於詩尤
推服建侯鄧先生余以問諸其家則藏本已軼去嘗以
未得見爲恨去年夏先生曾孫諸生廷鷗及會手一帙
示余蓋近乃得之潭溪鄒氏者則先生詩也屬予爲選
定將以付梓余稍爲斟酌擇其九雅五七各體總若干
首爲若干卷因并屬余爲之序夫詩以道性情者也人
之情感物而動而形諸言其間舒感悲愉原於其所不
得已而一皆視乎所遇窮通順逆其爲數不齊而哀樂

之氣以類相應亦理與勢固然不足怪者先生生當明季於時朝政墮壞時事多故可爲太息痛哭類非一狀而先生以一窮諸生旁觀發憤撫髀扼腕身無所與則每於詩發之用以抒其憂愁悲怨之氣洎入

國朝維新布化天下喜見太平而先生亦既將老嗣以三藩構逆盜賊乘時而起所在竊發旣久乃定始終崎嶇兵亂之間故其爲詩閒適之思少而嗷殺之音多嗚呼其可哀也已先生詩天才清贍生力涌出有唐賢之丰神而去其膚靡兼宋人之骨格而加以秀潤謹守繩墨之中超越畦町之外不名一家而備有諸美固將與古作者各分道而角勝時羸出以爲奇以彼所至之分其足以必有傳於後無疑也昔歐陽永叔序聖俞詩以謂聖俞得遇於時使作爲詩歌薦郊廟以歌詠朝廷功德當與商周魯頌爭烈獨惜其老不得志而但爲窮者之辭蓋三歎息焉今先生之詩固不下聖俞而遭遇坎壈以終其生其視聖俞生平但爲不及榮達而已者其又可同日語哉余故於先生之詩較輯之餘重哀其不幸以著余之所感焉余先王母孺人先生伯兄諸生允

侯公孫女先生之甥孝廉宸仲鄒公余外曾大父也累世淵源竊喜私淑有自而平昔所恒懷想久而不得見者乃一旦受讀而卒業遂得附名於先生集末其不爲厚幸也夫先生精於易晚歲做易林著有爻書若干卷其書尤奧雅今藏於家尋將刻以問世

讀易齋爻書自序

國朝鄧官賢

賢少時受易習正傳本義以應科目心嘗感之竊謂古作易聖人胸備造化因象立義似難以人理推究後世諸大儒發明闡疏窮極毫髮可謂無遺蘊矣至詮解訓詁拘文牽義恐造化微理未必盡於此而疏者未必言言旁易旨也及壯喜究卜筮書以京房世應之言論斷凶吉數頗有驗然五行生尅反覆推算往往以臆解爲蠡測又於文周宣尼所繫之詞無屬亦非畫一可守之理也嘗觀古典論占筮每舉繇辭賢未覩其書及得焦

延壽易林讀之因悟造化之理源流無窮一可兩而四
四可倍而八八可推而六十四由六十四而衍之何不
可爲千爲百數益推益廣自然之理也惟是延壽一書
本卦爻辭少而之卦爻辭多別類分條章句浩衍與上
世以卦名卦德卦象卦變根據陰陽分別內外不相略
合是則焦氏一家之言不必泥爲大聖贊經之旨也上
世繇詞或者類此獨其書詞奧險譬猶蟲鳥籀篆人不
易省賢謂必得如今世行楷波撇點畫覽之知色咀之
得味然後占者曉焉就古義而變通之庶幾程李遺意
乎自念生平喜爲聲詩古詩法漢魏近體宗唐人凡二
十餘卷內獨缺四言一體歲順治乙未齒五十九矣私
悼桑榆近暮詩卷有缺思有以全之遂少縮其五七言
之思而爲四言初止構一二章音響不與詩合而於古
辭反近迨成數十首則髣髴易林句也詩亡白華南陔
古人曾補其章句焦氏以易林衍繇矣賢竊附斯義思
有以廣之日哦夜思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察古今之變
通難稽之情閱一載而書成焉遂名曰續繇嗟乎繇可
續乎賢何人敢附先哲乎太元擬易後人議之文中儼

麟學士尤之賢以聲詩小伎賚四言因四言詩而擬易辭正如今日用三百篇體作今人詩何嘗以今人詩竄入三百篇爲三百篇詩也自是文人結習耳獨怪語近詼噱麤淺固陋以備占驗造化未必許而精神所屬山鷄愛尾舍之弗忍也書成改題曰爻書不敢附繇也并不敢附易林也篇凡十六卷辭四千零九十六章次第一遵前人以備後世之占者覽焉宜黃鄧官賢建侯識

吳思忠勸諭約言序

國朝金 銓在和

國家興賢育才惟士習文風爲重學政與諸教職其位不同而其責同也筮奉

命督學江西凡接見諸生必諄諄戒勉其大指在讀書立品四字旣分析言之又融貫其義謂讀書則心定理明業有專攻行無歧惑人品自可由此立矣反是則游思妄想比匪作狂一時敗檢之流皆不能以書卷收攝其身心故至此反覆申明往往累千百言而未有已不知聽者果心怵而謹識之乎抑徒耳食焉已乎竊欲以

宣諸口者託諸筆俾多士常得覽觀警省校閱息息久未暇也會昌司訓宜黃吳思忠廷掄出其所撰勸諭諸生二條見質閱之皆與鄙意脗合一勸好學卽吾讀書之說而更能抉摘其不讀書之所以然一勸息訟則吾立品之說所未遑專及而實辱身賤行壞品之尤者也斯二說者本爲會昌言之而其病固不獨會昌人染之甞向者第能切指其理而思忠習知鄉俗遂又實指其事以窮極其病根大聲疾呼視吾說倍爲痛切則甞亦不必復有所述但令思忠刊布其說使各學諸生見之其不免乎此者顏變愧生而知所悛改其超出乎此者卽謂風土各殊薰蕕自別徒以一人已甚之詞揭通省士林之短因是而議爲過舉亦甞與思忠之所不得辭夫果能議其過者多有待于改者少而思忠之苦心已不可泯沒矣思忠主講粵東時尚有教士瑣言十則其五訓爲人其五訓爲文亦猶是讀書立品之說也夫甞以是二端倡而思忠卽有好學息訟二條以相應和或疑善伺上官意而傅會之顧其所以訓粵士者與今時地并隔而大意總闡合焉則知甞與思忠之說固人心

所同然也以人心所同然者宜不言而共喻矣乃不能
不有待於言言之而猶莫必其信向此其文其品何如
而尚得自詡爲讀書人耶要以理有同然則可爲粵東
人士言之者即可爲豫章人士言之知其終必共喻之
也因令并爲刊布卽用爲諸學廣文訓士之勸焉

宜邑捐備試貲序

國朝黃捷山

國家大比士三歲一科

特恩開科無常期每科鄉試之秋州縣大夫仰體

朝廷德意自由俸廉資贈設供張祖道勸爲之駕及會

試届行定例由州縣大夫申請動支公帑以作旅資而

雲貴等遠省且得馳驛赴都蓋

國家登進賢才所以賓興之而徵諸南宮者視計借故

事加詳

典至優恩至渥也士倘家食素充則聚糧幙被快然一

往耳其或少需內顧爲行計并欲爲居者計未免趑趄
前却於時親戚交遊偵其行期相與贖餽乃得稱心適
意以往然則試行贖餽雖鄉鄰風俗之常而所裨於士
之進取以奮起功名之路者夫豈淺鮮而已哉吾宜之
人素多慕義嘗捐貲增購

京都會館公車所至客外如家可無逆旅餽賃之勞矣
更以羨資增置田產以備鄉會試卷而邑潭溪余州丞
又以其家舊捐之租爲博士弟子歲試致餽皆有常數
相沿弗替此外常所往來餽贖則有無多寡因人因候
各殊往往參差不一余在山右時每於會試之年遣一
价如

京師抵會館致問於公車諸孝廉深愧無能爲役良用
歉然旣乃念當合一邑中屢旱之家捐置租田廣其頃
畝然後通計三年之入定爲會試資斧若干鄉試若干
俾人人各得其分有均平畫一之規無餽受儀文之縛
且一勞永逸不待臨事倥傯庶於赴試者爲宜余志此
久之時以守官平陽未獲與邑中諸君子相見比憂居
在籍已有先得我心者余遂從諸君子後懇懃勸捐於

是城鄉樂輸之戶或以成田撥捐或合一村一族醱貲購送或概捐銀錢除移用外增置田畝不數歲間遂有田五萬餘鄉斗又與文魁閣公捐之田合并以三年之通酌給鄉會試資斧寬然有餘卽童試亦可分文魁閣田租併相料理可不謂盛事歟夫樂善好施慷慨爲豪者任之醜齷則否而語及試資則無不慷慨者何也賢路人所共趨而科名仕宦有志竟成自補博士弟子員以至於賓興得雋旣皆身受之矣其教子若孫旦夕以幾者雖不於其身其受之亦會有期斯舉也不啻人自

爲輸家自爲勸豈與夫因果報應之說爲之於昭昭而索之於冥冥者乎故其志不約而同其事不勞而集由斯舉卜之將見吾邑人文蒸蒸然進而愈盛經術經世繼樂子政諸公而起者大有人在於以立勲樹名報稱國恩宦績著於旂常光榮逮乎桑梓豈不休哉是役也經始於丙申之冬及今辛丑之春而諸君子定立善後規條將刊載簿籍以付典守以告來茲屬余述其大畧固辭不獲遂爲贅一言於簡首云乾隆四十六年辛丑夏四月旣望

素園詩鈔序

國朝 羅有高 瑞金人

吾友熊君山民畫學倪迂詩好王摩詰為人瞻穆高朗
 不慕榮名不治生產泊然自放於山水之間往未識山
 民時見山民畫冊及所自為跋畫詩樂其吐納烟雲意
 境清迥拔出埃壘之表固已默遇山民藻思潔志之所
 存心焉友之矣後二年予客杏溪因得與山民遊處薰
 炙其性情既而又徧觀其詩雜誦反復如味橄欖如聞
 空山泉如松頂月如瑤天笙耳目口體為之一曠其愉
 戚動靜寓于咏物託事之篇一一見山民自得之趣知

山民於輞川其性情有以會之而不必其貌之肖彼世之似輞川者衆矣性情不屬焉而卽無以自成也韓子有言師其意不師其辭是則山民之師法倪迂無亦有得意忘象者喻之於指故其畫微妙變動不可端倪山民難以言傳而又誰知之予與山民相習久其于倫類之際一往而深斯其爲山民作詩作畫之旨也乎

譚襄敏公遺集序

國朝 黃錫祺 邑人

前明譚襄敏公爲吾邑一代偉人奏議十卷久經版行乾隆中

詔求遺書收入

秘閣海內博雅之士苟有志於經濟之學毅然以天下爲已任者於是書必有取焉非文章之謂也然卽以文章言之豈非閩中肆外粹然成一家之言者哉獨其他往來箋啟記序詩歌諸作尙多散佚明季鄒諶堂先生頗事蒐羅哀爲一表名曰遺文彙集比余媼家鄒君庭

芳得鈔本於公之後裔集和爰借其羣從清瑞學恭二
君暨予表兄杏園先生是正疑誤更加采摭得文若干
首釐爲幾卷刻成見示余爰而讀之大抵兵事居多與
奏議相爲表裏當嘉靖之季海內騷然羣盜蠭起公爲
南京職方郎中以五百人擊走倭奴遂有知兵之目繼
而守台州治兵寧波繼而領濶兵勦廣賊之寇江西者
繼而撫閩撫陝撫蜀總制兩廣薊遼屢戎行冒矢石垂
三十年朝廷倚公爲長城公料敵奇中行所無事職守
方畧經公指授動合機宜所謂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

里之外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及觀其與當事及將佐
諸書平心和氣揚人之善忘己之能又何其抑然善下
若是此其所以善始善終保全全身名而不爲懷己者所
中也非知道者其孰能之且公有惠及鄉里者二吾邑
舊未有城屢患流寇至有盜庫之事公居憂在籍蓋親
見之會栢泉胡公巡撫江右進公幕府問計公以建城
固本爲言由是崇墉屹然寇不能上吾邑田賦增重起
於宋靖康紹聖之間迨明初改用銀布輕齎民困稍蘓
後來芋布改派袁州民復大困公在京師寓書方伯侯

公得仍舊章此則吾邑之人所當家尸視而戶俎豆之者嗚呼公之功遠之則天下受其賜邇之則桑梓蒙其休經世大業不朽盛事公何歎乎哉是編雖僅僅掇拾於散亡之餘而公生平言論風采蓋有可想見者矣余之固陋何足以序公之文聊以志嚮往之意云爾嘉慶己卯季夏六月某日

四書臆錄序

國朝汪廷珍

山陽人

從來解經之患有二一曰信已而不求其理之是一曰信古而不求其心之安二者交譏而其原則皆由於爲人蓋其意徒欲以華世取名而非真欲見之躬行措之事業上期合於聖人之心而下期洽乎萬世之心也聖人之經至精且切者莫如四書後賢之表章四書而理精義明者莫如程朱二子自近代用以取士而天下之士束髮就傅莫不從事於四書且莫不從事於程朱之言以進求乎孔孟學庸之旨則庶幾乎其得之矣然

而孔孟學庸之道與朱程之道無不同也孔孟學庸之言與程朱之言未必其盡同也高明之士驚於新奇惟求異於程朱而不準諸理之是沉潛之士拘於成說惟求合於程朱而不顧其心之安於是孔孟學庸之道卒不明於天下蓋惟其不能以己之心推孔孟學庸之心又不能以天下之理證孔孟學庸之理而但求其異於程朱以爲高或求其同於程朱以爲慎此非孔孟立言之義亦非朱程表章發明之意也位齋羅君有志聖人之道者也有志於道而思以見諸身措諸世紹心傳啟

來學深知夫聖人之經莫精且切於四書而表章發明之者莫如程朱二子於是取四書之文與程朱之言虛心涵泳切已體察優游反覆遲之久而豁然貫通乃取其所得於心者筆之於書以告學者名曰臆錄予讀而歎之曰善乎哉臆錄之旨也夫臆者意也易大傳不云乎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聖人所以傳道者不在於意乎孟子不云乎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後儒所以求聖人之道者不在於意乎太史公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好學以明其理深思以得其心心同理同則東西海之遙千

百世之遠如一室耳位齋之說予未敢謂其盡得聖人之旨而根極理要獻酬羣心虛而氣平理真而神洽其賢於世之專已而悖乎理徇人而欺其心者蓋亦遠矣位齋又有讀詩心得一書以小序淵源子夏而多出於門人之手故其說以小序爲宗而不專至小序亦如四書以程朱爲鵠而不專主程朱題曰心得猶臆錄之志也道光二年壬午孟春太子太保禮部尚書管理國子監事務加三級山陽汪廷珍撰

小容齋詩鈔序

國朝陶澍楚南人

宜黃洪介亭先生沒後其詩藁存夏森圃篋中數年矣曩嘗與友人朱蘭坡劉芙初諸君爲之參校互有去取最後顧南雅刪定爲十卷丁丑冬南雅乞假還吳臨行復以授余俾刻之蓋先生已矣其一生心血在是久之恐散佚將隨荒烟蔓草而俱泯斯我輩之責也爰商之森圃及諸同人捐貲付剞劂氏先生爲宋文敏公邁之裔故題其書室曰小容齋祖父以上七世爲諸生至先生始通籍仕於

朝其爲人豪邁古直好使氣落落寡諧願獨刻意於詩
四歲卽以能誦唐律聞長益卓犖有聲黌序間乾隆己
酉以選拔入都實出大興翁覃溪閣學之門閣學故遠
於詩先生從之游益自激厲及嘉慶戊午舉鄉試壬戌
捷禮闈入翰林一時襦衫白紵登壇而角藝者未能或
之先也旣而假歸游洞庭陟廬阜往來吳楚圖越齊魯
趙魏之郊所見益廣其詩益富又嘗典試秦中登華
絕頂信宿賦詩馬秋藥太常爲作圖一時名士題者
衆余時方使西川先生先以詩送有云歸日浣花祠下

拜詩人難得此經過余途中懷先生亦有云天外三峯
雨洗秋華陰騎馬昨曾遊君來正及涼風候歸去應登
最上頭其時尙未知先生果能至華山也及歸出詩示
之始相視而笑以爲白傅計程今日到梁州之比蓋先
生胸懷磊落而又好遊故能昌其詩如此方病革時猶
伏床几手自塗改其稿有丁敬禮佳惡自得之意故余
於是編不敢臆爲刊落於諸君子所刪去者多復其舊
至其詩之蒼勁典雅真力彌滿則世自有楊子雲不患
無知者余無庸贅嘉慶二十三年戊寅孟秋月吏科掌

印給事中前戶科給事中陝西道監祭御史翰林院編
修 國史館纂修楚南陶樹撰

讀易齋爻書序

國朝 紀大奎 臨川人

易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生於太極分於陰陽不可多也不可少也卦靜而爻動靜者其理動者其數數無不根於理故舉一卦而六十四卦之動悉具是則三百八十四爻之交錯變化於其中一之所以散爲萬萬之所以藏於一此言數之宗而靜之所以宰乎動也古繇辭之見於傳記者其取數太奇故其書亦卒不傳焦氏易林因而衍之亦衍其數而已矣吾郡宜黃鄧建侯先生知數之必根於理動之必根於靜萬之必原於一

於是仿易林而復衍之以爲爻書非以衍易林也衍爻之數之根於理而以存易之道也故其書乾坤也曰天門之口神龍驤首吞吐明珠散爲星斗曰星日之高滄溟之深得清者浮得濁者沈中間空虛往古來今天不言而示之象五緯三垣二十八宿之星斗無非天也四千九十六卦之爻動無非乾也地在天之中人知其上下而不知其高深之一原浮沈之無間天地一中也乾坤一虛也地虛而後包乎天坤虛而後舍乎乾千百世之上聖人焉此心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焉此心

同也乾坤之所以包涵萬有而三才之道之統體一太極也其他散見於各爻者若大衍揲扚內虛一策動者陰陽靜者太極若善人之心如聞泉吟常有靜音若動者常趨靜者常居至人抱冲應物而愚若杳冥無象未可名狀狀之者枉名之者妄若聞於無聲睹於無形不求聰明聰明自生若無起無止無首無尾登之無階測之無底是曰元理若堅不可入深不可測凌空無端行地無跡以攻莫守以戰莫敵若周游寥廓止有淡漠是曰獨覺若特耳爲聰響盡聰窮無聞之聞喧寂咸通若

空水一勺虛含碧落悠悠無多影徧寥廓若人道危微
所爭幾希君子無爭爭此毫釐若篤行君子隱顯循軌
學不爲人仕不爲己小人反是若迅雷暴兩毋或戲豫
不戒行止生子不備若無源之儲時盈時虛漲兩不來
終爲枯渠如斯之類不可殫舉譬若神龍之珠吞吐之
光蓋易道之會通在是焉而焦氏之書之所未及也抑
予又有感焉焦氏之學傳於京房而曰得我道以亡身
者京子也嗚呼此豈獨京子之咎亦焦氏之學有以致
之也先生於履之諸爻曰推陰測陽休咎彰彰後者郭

璞前者京房祿祥大明身先受殃又曰箕不佯狂世無
河圖九策洛書煌煌海隅若是其三復而流連也蓋深
有慨於履道之難而遺理而言數者之非但不足以存
易而已此又爻書所以衍易林之微意也使京子得先
生之學而學焉烏有得道而亡身之患也哉先生深自
韜晦此書藏之於家當時殆無知者至今百數十年而
其元孫化邦不遠數千里示奎奎讀之爽然見吉凶悔
吝之所以生乎動天下之動之所以貞乎一六十四卦
三百八十四爻之所以統乎乾不啻星斗之燦陳而靈

珠之在抱是則先生之易非數學也心學也因述其大畧如此俾善讀者有以得交書之意焉

崇文書院文會序

國朝羅以豐

周子云文以載道六經語孟皆載道之文也漢唐而後用以試士掄才而春華秋實因時具舉或明體而達用或摘艷而薰香自通都大邑以至窮鄉僻壤莫不有稽古積學之士爭工拙於取心注手之間而文益大備宜邑在萬山中唐以前人文不可考至宋而樂子正先生父子祖孫科名仕宦彪炳一時所著太平寰宇記傳世永久厥後戴侯杜涂諸公繼起而吾崇賢鄉之人文極盛明代如呂公玉溪爲吾邑進士之冠文章政績允堪

續武前修矣我

朝

列聖御宇文治昌明宜邑人文蒸蒸日上而吾鄉汲古嗜學之人較之宋明終覺稍遜蓋由地廣民貧儒士渙散敬業樂羣朋友講習之功以視夫聚處而觀摩者固有閒也歲丙辰同鄉諸君子亟思有以振之於是建立書院創興文課期以萃其羣而考其業且勸鄉人贖費捐產爲每歲課文及分給試費之用而鄉之傑士踴躍捐輸樂觀厥成歷今二十餘年矣夫文章日在天地人

生各具性靈精心摹古者涵泳聖涯咀茹道妙窮千秋之秘奧發萬丈之光芒雖不必有所督率獎勵而自能興起况復有挽於前而推於後者耶吾知必有擷六經語孟之腴體明道修辭之要以遠追乎樂戴諸公而益美者安在今人之不及古人哉

賓興會新試賞序

國朝黃爵滋

惠士之澤不在多貴其流之弗竭而已吾邑舊有試賞
二一檢蓋項一文昌閣先伯大父庸齋公宦歸爲邑中
人士倡因文昌閣項拓而大之城鄉會合法頗善後
或以其合而難理不若分而易經城鄉由是分局而城
中諸公以舊試賞所給無幾復踴躍捐集立爲新試賞
凡捐錢若干置產若干自童試迄會試給賞若干曰賓
興會自嘉慶辛酉迄今二十餘年矣

國家統一區宇懷鉛握槧者四海向風水驛之費出自

天帑然僅能及于會試之人鄉試則州縣賢有司往往
破俸薦送以昭盛舉然吝費而不行者亦多府試而下
更無論焉今邑中試費之設上自會試下迄童試於讀
書有志之士皆有所助益率是行之至於永久不廢使
爲士之身益安則爲士之氣益振豈非

國家鼓勵人才之一助乎吾故曰惠士之澤不在多貴
其流之弗竭而已抑吾邑更有足稱者焉先伯大父庸
齋公出任後歲值禮部試雖道遠必崑致卷費若干分
給京邸會試者嗣後外宦諸公踵而行之以迄於今此

其爲惠無成例而諸公一若有成例之必不可廢者蓋
在有力者一惠之及不見其費一惠之缺則士每失望
況後之惠能及人者皆昔之受惠於人者也又可缺乎
故凡天下至善之舉有倡於前必承於後獨試費也乎
哉獨一邑也乎哉

道光五年歲乙酉冬月吉日

校刻二程遺書附錄後序

元譚善心 邑人

右程子遺文遺事一卷善心所蒐輯可繕寫始慮世傳
胡氏本猶未盡善而朱子改本惜不可見也貞白虞叔
世聯葭莩尺牘往還商略考訂推本朱子之意以復於
舊然如定性書富謝二書所刪字終不可考則固未敢
自信而亦未能自慊也一日以書來蓋從今內翰吳先
生得家藏別本乃與臆見脗合而凡刪字皆在且又益
以數篇焉遂與一二同志三復校正用鈔諸梓以與學
者共之其朱子與劉張二公辨論所及者悉附注于目

錄之下其餘脫誤錯簡文字同異不復具列且為竊考程氏世系譜於十二卷之首以便觀覽此外有經說八

卷尚當嗣刻以傳承久云至治三年秋九月丙午見二程遺

書附錄
總目

許伯隆麗句集序

明 婁 堅 長洲人

友人許君伯隆以博覽強記有聲江南北久矣昨歲之暮復自黃州東下示予以所纂麗句集屬為序之蓋上溯秦漢下逮隋唐其披覽博而詮擇精問以積日力幾何而成僅數月耳微獨才敏而功專良由途之熟也故力有餘鑿之明也故補易就如予者季踰七十則舊學已荒性耽暇逸而腐毫久謝且幼之所聞蚤已成癖時之所尚或匪同途雖欲質疑將無召闢歟夫四六之文濫觴於後漢而瀾倒於六朝以故實為鋪張差得炫其

浮藻以援引爲規切或未忤於編衷代以相訟久而益
敝嗟乎此武侯出師二表彭澤歸去來詞所以超然獨
適於流俗者也自後唐宋之初皆接踵前靡逮貞元中
昌黎倡爲古文柳李皇甫和之而遠紹秦漢之作天聖
中歐陽變其少作三蘇曾王繼之而復尋中唐之緒顧
此非所論於儷偶之文也如以菁華藻麗而已凡伯隆
之所詮釋皆其尤也雖然卽以四六言之韓歐諸君子
之作不迥異於時之人乎予考歐之初登第也所爲投
謁陳謝之篇敷華振響蓋極追尋已乃盡出于馴雅至

其稱蘇氏父子能以四六述叙委曲精盡正恐此後無
復能繼且以前後得相及爲幸此豈過爲譽而重自暴
哉蓋於斯文有深憂焉嗟乎文之敝於前代也以浮以
靡而其敝於今日也以質以厲獨四六之文猶爲去之
未遠蓋其在儷偶音響之間乎今者伯隆之編出譬之
採明月於碧海鮮有類焉袖上乘於列駟無或蹶焉其
爲據華者搜材也可謂鉅且麗矣功不亦偉乎若夫瀟
流而窮源復冥鬼而忘筌蹄是在善讀斯編者而已

古緒言

佩堂詩集序

國朝 程卓樑

詩以言志志之所持隨所感之喜陶愜戚而形諸詠歎於是乎有詩讀其詩者感其遇如見其志而其人之論以定張君佩堂幼穎悟從仲兄秀里受蒙業涉筆卽有豪氣弱冠補邑庠立志讀有用書不爲沾沾牖下習以亡酉鄉舉赴禮闈光氣騰騰意取青紫如拾芥辛酉恭逢

大挑揀發雲南試用喟然曰是亦可以行吾志矣旣至滇大吏器其才委任楚雄縣調署寧州知州莅政明敏

培植學校勵志有爲旋解任以案被議謫戍嫩江時余以棘人尙畱黔省官解君道便過訪以眷室囑余令隨余眷歸余慰勞之君收涕顧余曰此生辜

恩負亡素志尙存偷得生還餘年報効庶可爲知己慰耳卽慷慨揮袂而行歲壬午

欽奉

特恩歸里長嗣受勤旣補邑庠將往迎適得君歸途不測之信卽匍匐由都門出關至伯都訥厝所辦治扶體事宜尋其遺墨殘缺無多存隨赴卜奎城領賞因造謁

同戍父執周達夫呂淇園馬中孚諸君告知君在戍時手不釋卷口不絕吟與邱渭厓觀察涂葑山觀察馬元伯太史咏歌唱和酒酣耳熱逆旅俱忘毫無半騷態也劉金門少宰深佳其詩有健氣要不失乎溫柔敦厚之旨同人中多有錄其遺草者受勤集抄之成冊攜歸檢校恐日久散佚將付梓人請余言弁其首余展閱之朗誦一過覺聲響嗶嗶與致豪邁而戀

闕思歸之隱時形於行閒吁君負才矜氣顛沛流離勵節於霜雪之嚴威盪胸於山川之雄壯因而傾心於罕

逢之名輩陶寫其欲發之英思涵毫吮墨其志乃悠然
具見於詩使其向

日生還所以砥勵晚節不負玉汝以成之望者正未有
艾也古詩人窮而益工之說豈足爲之擬也哉惜其
賜環就道而雙鳧遺舄已在朔漠之荒煙蔓草中也受
勤隻身萬里泣尋手澤以是編爲先人靈爽之式憑然
則君之遇愈窮君之志尙未了也嗣君受勤與諸弟讀
父書以竟父未成之志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因序其
艱末以遺之

石砮誌畧題辭

國朝

李來泰

臨川人

大地莽蒼土飛石立世相未除乃至爲獅爲象爲洞爲
梁具種種名號騫被馬駒踏破偌大山川求一射鹿場
不可得幾許苦事藏公失却一鹿却尋得半個聖人前
箭後箭搏弄機鋒渾淪石砮橫出如許癡痕幸山靈有
知杳冥深闕浩劫以來時隱時現斷鏃浮翎尙掩映沉
沙蔓草間不至授的授人開門揖盜突有蘭城老人捉
破虛空以竹杖量世尊頂遂從設髮處建梵刹訖乃有
海岸老撥草尋蛇晦山公呵佛罵祖一片無陰陽地頓

生無明煩惱竊恐從茲曠劫未易消除石山人讀遍經
書不識一佛字行半天下乃二百里未見石砬暑中蒸
汗如漿怒千師以誌畧見示便向弓弦上辨此一層公
案徧觀三千大千世界覓石砬不可得就此殘燦斷簡
中還有石砬也無瞿曇示蓮花比邱爾見吾色身未見
吾法身須向菩提岩中宴坐去得誌畧者當作如是觀
莫令門外漢張機布鴿也

玉山記題辭

國朝 李來泰

唐人多述劍客若鹿盧躡蘭陵老人之屬電逝星奔波
駭烏沒余讀其言未嘗不心開膽張舌橋不得下已悟
曰天下豈有神仙諒爲英雄當如是耳青蓮稱錢少陽
投竿而起可爲帝王之師宋辛棄疾揭河北以還中原
晚棲芝山諷其樂府猶有生氣二子用世幾何偶見其
奇龍伸螻屈惟所置之子房赤松長源仙骨與李夫人
掩被匿面同一關捩向後一著不使人看破耳憶少年
種穠場屋友人傳平叔輒舉歐陽子芳語以自廣時子

芳已建大將旗鼓肘金印如斗大及滄桑遞改黃冠無
恙偶一出山鄉里倚以重活卽脫屣去之昔人云神仙
者英雄退步詎不然與有客持示玉山侍奇敘次子芳
本末甚悉余不覺掩卷三嘆也勝國之季胡粉飾面搯
頭弄姿者大不乏人霜降水落不堪黃旛綽輩一番指
點耳子芳經奇男子振臂一呼瘡痍盡起大淮南北戰
壘猶存摩挲斯編亦青海白翎之往因西京夢華之遺
錄也豈僅向三尺瓊璣現身說法而已余寄子芳月光
禪師入定時定水湛然滿室童子投以瓦礫輒患心痛

除去之而始復公今已坐證此道是記無乃水觀中之
瓦礫乎子芳曰往劫經心前程如夢耳後生風鼻端出
火自是道人本色願閱此者無以腐鼠相嚇而可矣

蓮龕

集

